司馬法直解

尉繚子直解

養正圖解

宛委別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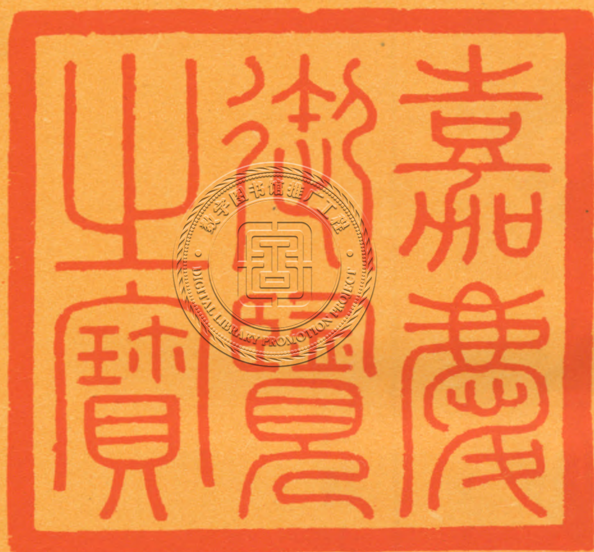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養正圖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養正圖解全卷提要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四庫全書已著錄是編見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萬麻間竑以修撰為皇子講官編此進之書中備採前言往行可為則傚者繪之於圖而詳為之說卷首有竑自序及祝世祿序稱此書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序並一時知名之士也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翰林院修撰臣焦竑

題為恭進圖解以仰裨
諭教事臣蒙
恩拔擢列於禁近萬歷二十二年恭遇
皇長子出閣叨與勸講之役供事以來荏苒四載學
術空踈靡所補益頃
皇長子天姿日茂睿齡加長多識前言往行此適其
時而日所講讀止尚書論語二書雖聰明饒於天
授而覩記猶為未廣於臣等自效之義竊有未安
伏覩

太祖高皇帝諭教
太子諸王自經書外旁及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諸編
三書並授著為成規已久選秀才張宗濬等陳說
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故及民間疾苦稼穡艱難
之類為法甚悉即先臣鄭紀鄒守益霍韜亦並為
聖功圖以獻於
朝無非循典制重元良為
宗社長久計也近該輔臣題奉講解通鑑謹俟
旨行無容別議臣愚不自揆仰遵
成憲竊比前修擇載籍中故事有關法誡者稍加訓釋

并繪為圖名曰養正圖解裝潢成編上塵
乙覽夫以輔臣輪侍觀劘既深同官敷陳開導備至豈
臣之區區能為有無獨念
皇長子罷講以後居多暇時尺璧之陰未宜虛擲輒
抒一得之愚稍為緝熙之助如蒙
皇上不棄菲葑謂為可采
特敕
皇長子於退食餘閒時加紬繹庶幾虛明之心先入
為主典訓所漸不言而化其於升高陟遐未必無
補臣愚冒昧上言不任惶悚緣係恭進圖解以仰

裨諭教事理合謹
題請
旨
計進養正圖解二部
萬歷二十五年九月初八日
題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所進養正圖解留覽并賜了前有旨
皇長子體質清弱不耐久勞講學書籍候循序漸進
以副朕眷愛之意禮部知道

養正圖解序

明興二百二十有八禩
列聖丕承大業淳固惟是
建太子選左右諭教實懍懍焉我
皇上明並日月澤究縣寓
即位二十二年
詔
皇長子出閣講學選一時儒臣為之左右先
是廷臣以

皇長子且長宜正
儲位章疏前後凡數十上
皇上特進之遂有今
詔於是修撰焦竑侍講之暇伏念
高皇帝嘗命諸臣繪農業艱難圖古孝行圖進
太子諸王而
累朝
東宮官僚講讀之外亦多自為書以
進者蓋講讀止於析理圖說兼以徵事理之

用虛虛故隱約言之而不必有所指事之指實實故覽之者易竟而愈以明理之用遂採往昔言事可備勸誡者繪為圖著為解以

獻世祿得而讀之竊歎夫我

皇上之至慮與夫成周之制為不可及也周制太子始生則定其名於是乎見之南郊謂人無生而貴者少長則入太學教之以修身治天下之道不煩冊立也蓋三代而上

亟於諭教緩於冊立而太子等與元士齒
三代以降侈於冊立緩於諭教而太子貴
為國儲為君副奚暇詩書絃誦之事頫首
而事之哉是以頃者諸臣惓惓以
冊立為務而
皇上毅然獨斷謂宜亟諭教淵哉
聖衷允非人臣所得而闚測已竑之此書殆遠
遵
聖祖繪圖之意仰體

皇上式穀之思而亦欲以盡臣子之義於萬一
耳
皇長子誠披圖而悦於目味解而遜於心參
之今古以合其符體之身心以驗其實務
於養勿傷於驟比於正弗狎於邪所以毓
成
主器而培栽
國家萬萬年無疆之庥者此書未必無小補
云繪圖為丁雲鵬書解為吳繼序捐貲鐫

之為吳懷讓而鐫手為黄奇咸樂是舉借以自效而世禄實董厥成故敢拜手稽首而為之颺言如此

南京吏科給事中祝世禄謹序

養正圖解序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
甫定即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
士從
太子諸王以遊已
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
諸故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
命繪農業艱難與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
謂本末具舉蔑以復加己歲甲午

皇上命
皇長子出閣講學玆以職事叨從勸講之後
竊愧空疏靡所自效獨念四子五經理之
淵海窮年講習未易殫明我
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繇理涉虛而
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
以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玆誠不
自揆仰遵
祖訓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為圖說名曰養

正圖解輙錄

上塵以俟
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養
　古者八歲而就外傅學小藝焉履小節焉
　束髮而入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
　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教之故志使知
　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而比
　義葢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
皇上范型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

古人同符

聖祖者竑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

明顧塵露區區不為河嶽所吐棄必將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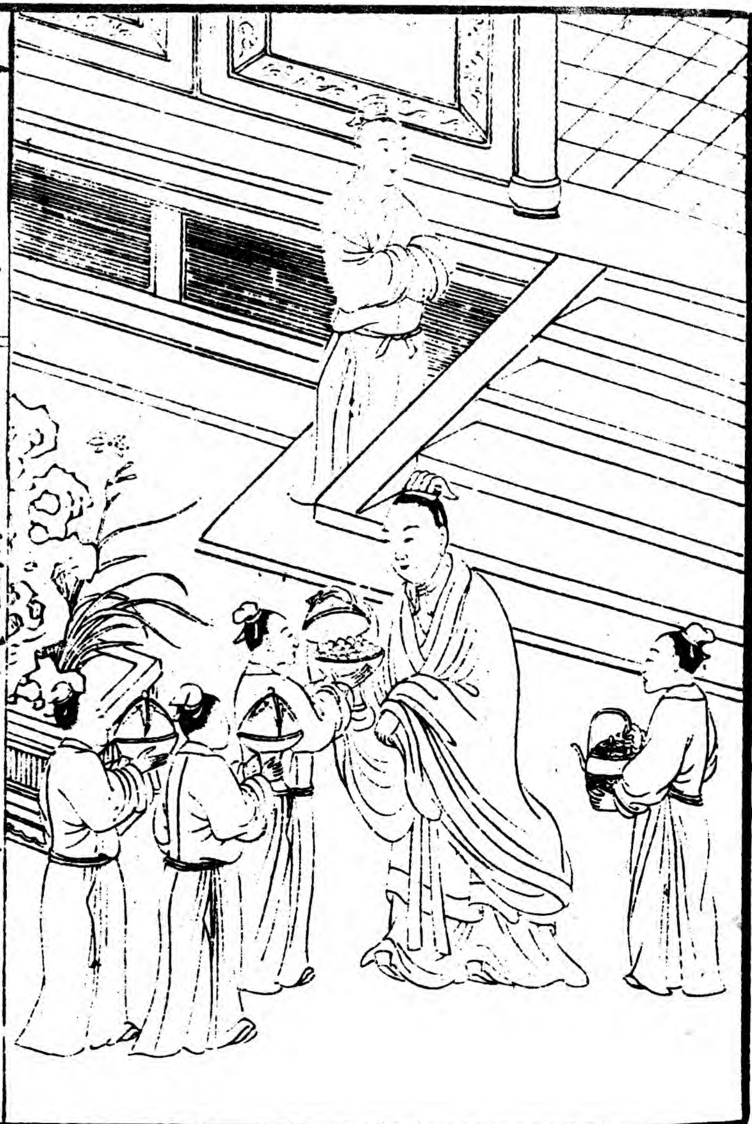
繼竑而出者纘

聖志而成之矣特著之序以俟

翰林院修撰儒林郎焦竑謹序

養正圖解上卷目錄

養正圖解下卷目錄



寢門視膳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王季是文王之父文王為世子時朝見王季每日凡三次雞初鳴時即起著衣服到王季寢門外問內豎之供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對曰安文王喜形於色及日中時文王又到問安也似早間一般及日

晚文王又到其問安復似日中時一般王季若少不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此為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即憂形於色至於行步錯亂不能以正他憂苦的模樣如此必待王季飲食復初然後憂解亦如初每上飲食必先察看寒煖之節何如恐過冷或過熱皆能傷人也及食畢徹膳又問所食幾何與喜食者何不喜食者何於是命掌膳的人曰未有原原是再言飲食已用者勿再進也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夫問安視膳世以為人子事親之禮然文王當時豈以為禮當如此而勉强以行之哉只是一念愛親之

心萬不容已既不能放下他又不肯輕動着他所以時時只問內豎與看其飲食不如此則其心都過不去了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只看孩提離部父母便一時也難過文王雖聖人亦不失其孩提之心而已若無此一段真意縱依着文王的格式行去終是勉强非善學文王者也



卷之七 膳斤鮑魚 三

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公不與曰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養太子哉

太公姓呂名望發是武王名武王為太子時文王使太公為傅一切起居飲食有不中節處無不救正武王好食鮑魚太公不肯與說道鮑魚一向不登俎豆是非禮所當食也豈有非禮之食而可以養太子哉一飲食之小必教以正道不肯苟從如此況所言非正言所行非正事所親非正人其相匡救又當何如也北齊廚宰進太子食中有邪蒿助教邢峙方授經遽令止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太子所宜食文宣

閒而大嘉之此事猶有古人之遺風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當何如呂望對說王者之國心存愛民故其富在民霸者之國厚招遊士故其富在士僅存之國政在大夫故其富在大夫若夫無道之國則厚斂於民以為私藏故其富在倉府而已夫財貨欲其行如流水故謂之泉布若專務積之而不散是以有用之物置之無用之地徒使羣小耗蠹

于中盜賊窺伺于外閭閻無蓋藏百姓不聊生譬如以器盛水上面溢出來下面漏下去必至於枯竭而後已國焉得不亡乎文王見他說的好故稱其言之善呂望說既是善言當速行之若至留過一宿便非國之福也文王即于是日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可謂不宿善矣蓋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不在官不在民則必在勢要之家矣大抵在下則治在上則亂而其原必在人主清心寡欲則用度自然不多取民自然有節由此天下化之士大夫有廉儉之風閭閻無奢侈之俗國家殷富萬民樂業太平

之治可以長保矣



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而見與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書之言怵若恐懼而戒書於席四端為銘焉

武王初年問師尚父說治天下之道莫過于黃帝顓頊這兩個聖人今其道還有可見者否我將遵而行之也師尚父對說有一卷書叫做丹書二聖人之道皆在其中王欲聞之須重其事齋戒而後可武王於是齋戒三日乃端冕而出謂先王之道至大不可北

面相授受也王乃東面而立不敢居君位師尚父西面而立亦不居臣位乃述丹書中的言語說道凡為君者敬畏勝怠忽國必昌怠忽勝敬畏國必亡公義勝私欲事必從私欲勝公義事必凶古聖王之道盡於敬與義兩言而已武王聞此惕然悚懼書於席之四隅以自警焉然敬非矜持即此心之無放者是已義非勉强即此心之無欲者是已人能順其良心之自然而不以人力參之則敬與義自在也不然別以一心操此一心思勝怠而怠將四起思勝欲而欲且橫生其端無窮終不可得而勝矣故一則為敬以直

內一則爲以敬直內一則爲集義一則爲義襲其幾甚微而王霸公私之分實在於此學聖人者不可不早辨也



禮明堂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

明堂位是禮記中篇名導君以道者謂之道廣君之志者謂之充匡君之過失者謂之弼輔君之遺忘者

謂之承四者即當時前後左右的官名成王有美質而又前後左右磨礲漸染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是以德性日醇道化日廣非偶然也然不獨此耳當時常伯常任以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無不得人其輔君成德者豈一二人之力哉下至西漢詔郡國歲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豈古道未湮漢人猶得而聞之故耶誠能精簡端良博古之士列於四旁以參諷議以備討論不必限

其日時頒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溫顏庶人得盡情忠無不達所以增益學問裨補聰明者當不在古人之後矣



桐葉封虞

王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珪戲曰吾以此封若史佚命擇日王曰吾與之戲爾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

成王一日與他少弟叔虞在宮苑中閒遊將桐樹葉剪削做諸侯所執的珪戲與叔虞說我把這珪封你為侯這是一時的戲語那時有臣史佚在旁就請命官擇日行冊封禮成王說我只與他相戲爾豈真欲封之耶史佚對說天子口中無戲言一言既出史官就紀在書冊上行於政事有大禮以成之有大樂以歌之如何戲得今王之言既出則亦因而封之以踐

其言可也成王遂封叔虞於唐堯舊都號他為唐侯

成王自此一言不敢輕易一事不敢茍且竟成周家

令主固是史佚匡救之功而王亦可謂善於從諫矣



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於是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

甯戚見齊桓公說之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之以治天下蓋知桓公可以有為故勉之以霸不徒保守一國而已於是桓公大說將任用之羣臣爭曰客衛人也衛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至衛問之衛人果以為

賢然後用之未為遲也桓公說不然人不能無過恐
其小惡不譽於鄉黨則因以掩其美矣以人之小惡
亡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夫馬或以
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蓋英雄
豪傑之流多不護細行或為鄉曲所非咲而其胷中
固隱然自負以霸王之略一旦遭時遇主雲蒸龍變
不可羈制而蓋世之勳成矣惟明君聖主諒之於形
迹之外拔之於儔伍之中如九方臯之相馬牝牡驪
黃皆所不計如大匠之擇木不以尺寸之朽而廢棟
梁之用斯足以展其奇耳若拘拘然察其小節遺其

大略以一人之譽而進之以一人之毀而退之則所得者不過曲謹之士而已此漢人所謂婦女之檢柙鄉里之常人也何足以有為哉桓公既能舉管仲於因虜於甯戚又能排羣議而用之其為五霸之首有以也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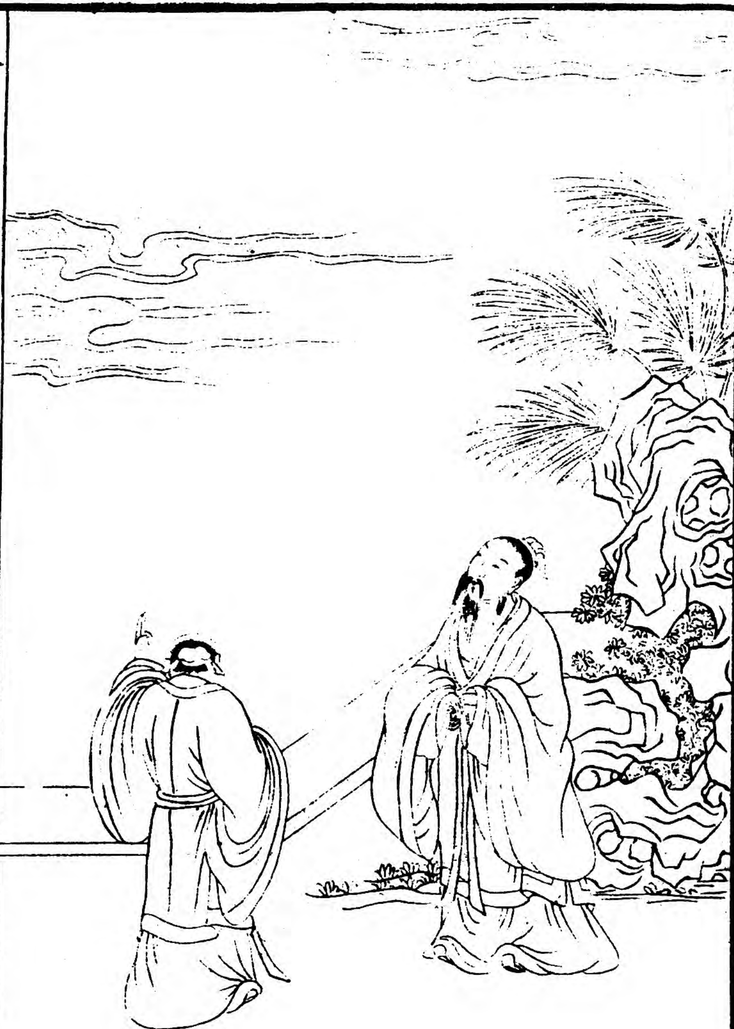


陳敬仲為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

其晝未卜其夜不敢

陳敬仲是陳國公子名完字敬仲避亂適齊齊桓公命為公正嘗飲桓公以酒酒酣而樂公以其夜也欲以火繼之敬仲對說臣之飲君止卜其晝未卜其夜令繼以火使君縱酒留連非臣之意也故不敢左氏記此即贊之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敬仲此舉其于仁義可謂兼之矣蓋酒者先王設之以為祭祀晏享之需不可盡廢然不以禮節之傷性敗德無所不至漢班伯曰沈湎于酒

徵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出於酒豈可縱哉况人君動法於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各有其度乃可以保壽命之源杜逸豫之漸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有志者深惟古誼時加儆戒其無忘敬仲之言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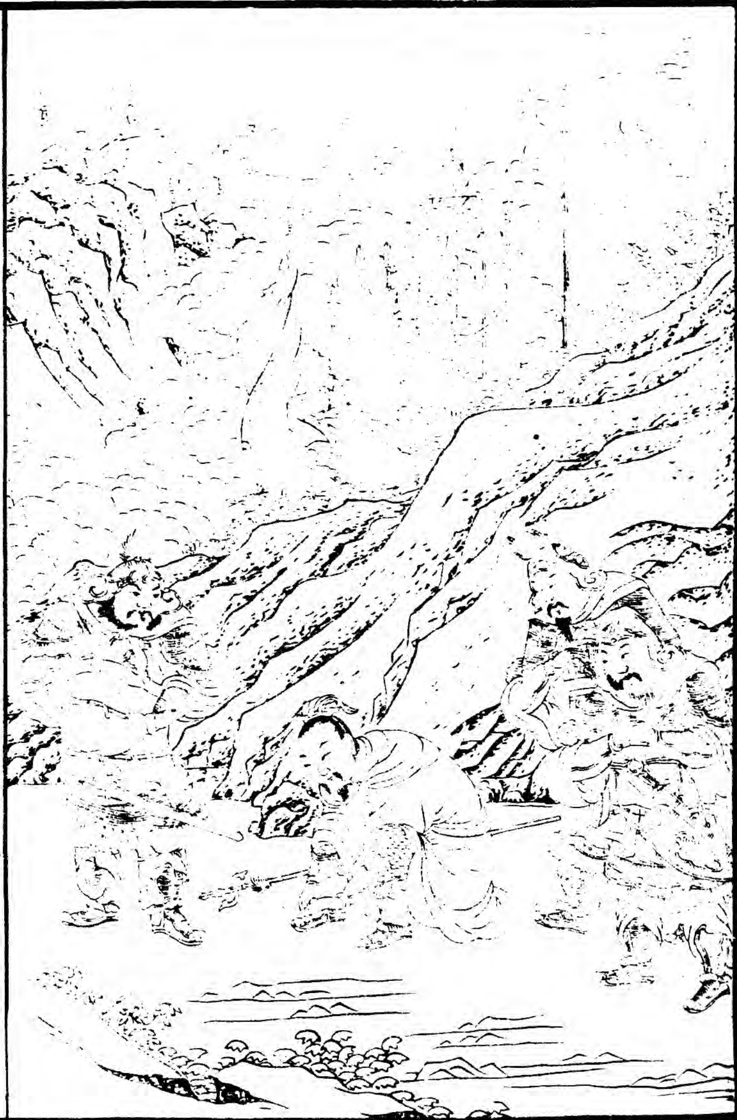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

十一歲臣請伏陛下以候之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熒惑是火星心是東方之宿當宋分野子韋是宋太史善占候者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問于子韋子韋對說熒惑是天之罰星其占為亂為賊為疾為饑為兵所居國受其殃令分野在宋則禍當于君於是欲移於宰相又欲移于民又欲移于歲景公皆不從獨願以身當之發三善言而是日熒惑即退三舍延年二十一歲其應有如影響何也董子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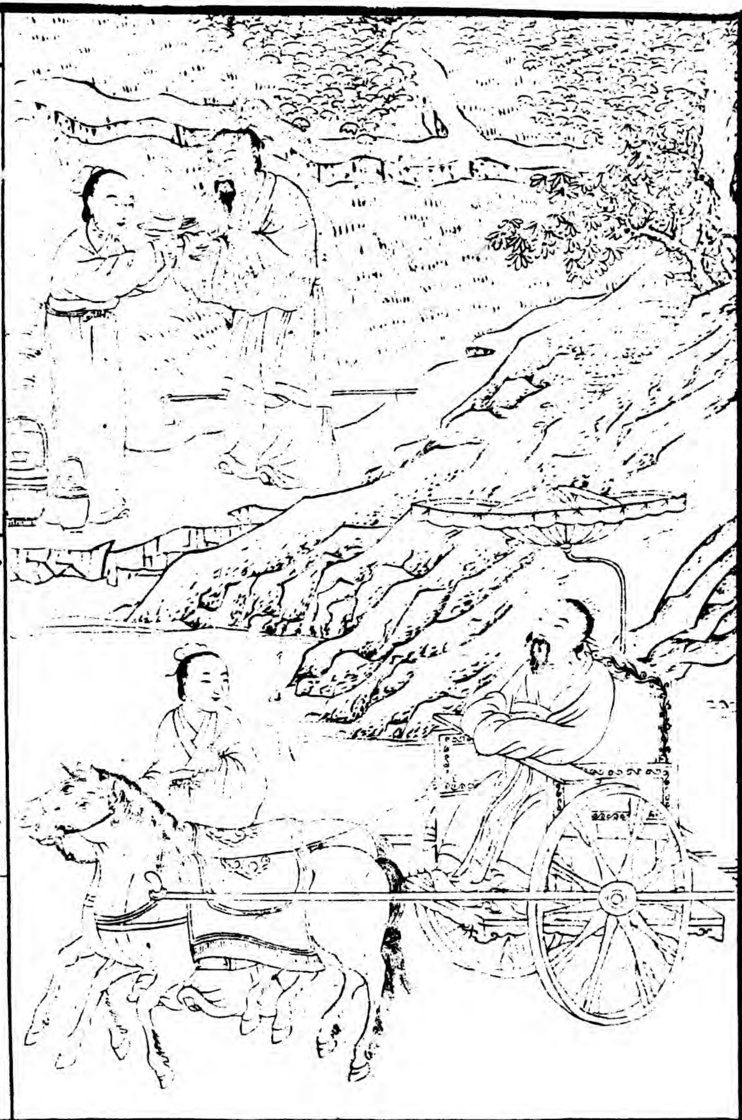
出怪異以警懼之顧人君以實應天則天可格以德勝妖則妖可息非禱祠祈禳之虛文可以塞責者謂當妙選賢良毗輔朝政然後賞罰二柄更思其中念名器不可輕授也則賞不加於無功念紀綱不可寖弛也則刑必行於有罪知貨財有限則量出入而裁減之知將士多惰則明號令而約束之一令之出必信於人一言可嘉必用其計盡塞僥倖之路精辨愛憎之言推此類而具行之雖有象緯之變流行之災自當易而為嘉祥轉而為和氣何足為治之累哉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文公春秋霸主名重耳黃鳳之陵是地名文公與楚戰行到陵傍履繫解文公不使他人乃自結之左右問曰公何不使人而自勞乎公曰我聞上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敬者也中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必其人之可愛者也下等之君其左右與處者皆其人之可慢者也結履之事必可慢之人乃

可使之若寡人雖不敢言上君所用者都是先君遺下的人非可敬則可愛者也豈有可敬可愛之人而使之執僕隷之役者乎我是以難於使之也文公左右無非賢人文公又能敬禮如此其名聞諸侯為五霸首有以也夫古人說能師士者王能友士者霸後世好臣其所教不好臣其所受教豈不以霸王之業為美哉其識趣不足以及此耳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臼季是晉文公之臣名胥臣冀是地名冀缺是當時人姓冀名缺田中去草叫做耨饁是饋食於野臼季為晉文公使過冀見冀缺田中去草其妻饋食於夫甚為恭敬相待如賓客一般臼季知其賢遂與之同歸言於文公說敬是德所會聚人能敬則衆德皆歸故必有德有德者足以居上治民君何不用之嘗聞

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出門使民人所易忽
見賓承祭人必加謹於易忽之時而能加敬謹仁之
法則即此而在蓋仁即人心敬存則心存乃其理耳
文公信之即以為下軍大夫孔子告仲弓為仁亦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豈其古語孔子聞而
稱之故耶大抵夫婦之間易為褻玩況人主深宮之
中左衛袖而右姨施甘言遜色爭妍取憐卒至昵能
消正義不勝恩男牵於欲而失其剛女狎於愛而忘
其順沉溺浸深恩情難决儆有不可勝言者孰若以
禮隄防之令寵嬖不犯而宮闈常肅之為美也哉觀

者即冀缺之事亦可以得師也



荆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筴聞於國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弟純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

荆是楚國莊王是楚君時有善相人之術者名聞國中莊王召而問之其人說道臣非善相人但看人所

交之友便知其人之吉凶百無一失如看布衣之人所交皆孝弟純謹畏上法令的此其人亦必孝弟純謹畏令者也由此家日益身日榮豈不謂之吉人乎看事君之臣所交皆有誠信有行誼一心好善的此其人亦必誠信有行好善者也由此事君日益官職日進豈不謂之吉臣乎看人主其朝臣多賢人左右多忠直遇人主有差失都交爭正諫不肯苟從則人主所行得免於過動由此國安主尊天下日服豈不謂之吉主乎故我看人之吉凶非決於其人決於其友也此人蓋有道而託於術以諷者莊王聞其言大

喜之於是亟收士以自輔朝夕不懈遂得孫叔敖將軍子重之屬以備卿相楚成霸功國安主尊天下日服果如相人者之言語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豈不信然哉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罪

楚莊王時有門名曰茅門楚國之法羣臣諸公子至此俱下車若馬蹄踐簷下之霤者斬其車之輈并刑戮其御車之人太子入朝犯之是時廷理即行此罰

亦可謂能守法矣太子不知怒其辱已故入而泣欲王誅廷理王告太子說法者非一人之法所以敬宗廟尊社稷者也故臣下有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就是社稷之臣社稷之臣豈可加誅若犯法廢令不敬社稷是為臣而棄君居下而犯上臣棄君則主不能固其威下陵上則上不能安其位如此社稷且不可保吾將何以遺子手於是太子退走避其所立之位而再拜請罪嘗聞國無常強亦無常弱奉法強則國強奉法弱則國弱然行法當自貴近始若能行於疎遠不能行於貴近則人皆得而撓之勢必至賄賂

公行豪強得志法吏因緣為奸而上下其手百姓之怨謗叢興國家之社稷不保矣楚王之能行法如此所以能狎主夏盟與齊桓晉文爭烈也


仁言動衆

楚王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蕭是國名民逃其上曰潰申公巫臣是楚臣纊綿也楚王圍蕭蕭人潰時天寒申公巫臣言於王說三軍之士多寒王聞其言於是巡行軍中拊循而勉勞之但見三軍感王之恩一時皆忘其寒即如挾纊之溫一般夫言者我之所輕命者彼之所重今一言感人而能使三軍之士爭出死力以相為則絕遠其下視之如草芥者彼豈肯忘身以為國哉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非虛語也雖然用兵之道恩意不可不篤紀律不可不明昔穰苴戮莊賈孫武斬宮嬪號令嚴肅凛不可犯故可進可退蹈水火而不辭蓋恩施然後行法法行然後知恩兩者固相濟而不可偏廢也若承平既久將驕卒惰平時畜養之恩視之為當然小不如意則奮梃而呼此亂之道也高歡言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已因傾産結客有横行天下之意夫以紀綱不立軍政廢弛至於姦雄生心禍亂日起則徒惠豈足恃哉此又不可不知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肹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

悼公是晉悼公司馬侯是晉大夫羊舌肹是叔向名春秋當時紀事的書列國史書通有此名悼公與司馬侯升臺望遠以為甚樂司馬侯恐其以佚遊而忘德義也對說升高臨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問何謂德義侯對說諸侯凡有作為日有賢人在其左右以其善導君行之以其惡為君戒之如此可

謂德義矣公又問誰能如此侯對說羊舌肸習於春秋必能以德義輔君乃召叔向為子之傅蓋人君之心不用於佚樂必用於親賢二者人心觀望之所繫國家治亂之所出不可不謹也何則君好德義則賢人皆動其心欲助成上之德義而圖天下治安故治必從之君好佚樂則小人皆動其心欲承順上之佚樂而圖一身富貴故亂必從之人君縱以佚遊為樂獨不為一身之脩否計乎獨不為天下之治亂計乎宣王命魯孝公訓導諸侯為其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而賈誼論諭教

亦欲選天下之端士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蓋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茍非其人難以稱職正司馬侯舉叔向意也不然邪僻者無以弼違空踈者無以待問其何益之與有此最所當先擇也



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

士會范武子也黼冕命卿之服晉置三軍以上卿為中軍帥執政者也羊舌職晉大夫稱字解做舉字晉侯以黼冕命士會將中軍加以太傅之官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羊舌職說我曾聞禹舉善人則不善人遠去可見善人在上僥幸之民自無所容於國非驅之也蓋朝廷用非其人則操柄者以姑息為政而不必懲惡嗜利者以苟免為事而無心畏罪盜賊公

行寔自上教之也惟賢人者德行足以服遠近之心威望足以寒姦邪之膽一旦柄用豈但可為弭盜計哉如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孝文使魏尚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楚用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古人謂十萬之衆不如一賢非虛語也永和中李固朝會見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臣可壓羣望者為之歎息然則未得賢當思致之得賢當思愛惜而盡其用勿徒漫不加意使姦人敵國恣行而莫之忌也

欹器示戒



孔子觀於周廟有敧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蓋為右座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敧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敧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慱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惟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孔子觀於周廟見有一敧器問守廟者說此為何器他對說此是右座之器孔子說嘗聞此器盛水滿則

覆無水則敧水酌中則正果如此否守廟者對曰然于是使子路取水試之果是如此孔子有感喟然歎曰嗚呼人豈有盈滿而不傾覆者哉蓋古人深明盈虛消息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著為明訓不一而足猶恐人不能警醒故制為是器寘於座右時時見之入目警心不敢自滿則天下國家可以長保而不至於傾危此古人深戒後人之意孔子所以見之而興歎也子路因問持滿之道孔子說高能處之以下滿能處之以虛富能處之以儉貴能處之以卑智而能若愚勇而能若怯辯而能若訥博而能若淺明而能若

闇是謂能自損而不使至於窮極非至德不能及此
又引易之言說能自損者終必至於益也孔子此言
說持盈守滿之道可謂深切著明矣人主宜寫一通
置之座側比于侑卮可也昔宋真宗嘗為敧器論以
示羣臣亦可謂知自警者然猶不免于天書之誑惑
則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豈不信哉



孔子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形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炎柰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絶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

金人是鑄銅為人三緘口上加以三結示不可容易

出言的意思銘詞明白詳悉無待衍說大抵古人制器尚象無非至教如湯有盤銘武有刀劒户牖銘目擊道存令人有惕然警醒者若太廟金人敬器尤為顯著况皆經大聖人論說一番學者時時細玩之不虛古人垂戒至意可也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王孫圉楚臣簡子晉卿趙鞅也鳴玉鳴其珮玉以相禮珩佩上之橫者觀射父左史倚相二人皆楚臣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禮問王孫圉說聞楚有白珩今猶在乎其為寶值幾何王孫圉

說金玉玩好有之不足重無之不足輕楚何寶焉楚惟以觀射父與左史倚相二賢為寶蓋觀射父善於詞令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君為口實而非毀之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道訓典以敘百事或善或敗朝夕獻之于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故友邦輯和而無所違強鄰環伺而不敢動使國家重於九鼎大呂者此楚之寶也若白珩不過先王之玩具而已何足為寶哉大學所引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二句正指此而言古語云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王孫圉之言能辨於此亦可

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已



泣思直臣

三十九

周舍語趙簡子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効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無何而舍死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泣諸大夫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之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諤諤是直言無隱的模樣簡子之臣有周舍者說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以從書君之過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功庶幾言之有所警醒也簡子從之朝夕出入皆與之俱未久而周舍死他日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臺酒酣忽思周舍為之泣下諸大夫不知以為必有得罪處走而請問簡子說大夫無罪昔周舍有言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可貴也衆人諾諾順從不若一士諤諤直言有益也昔商紂之臣皆默默而商亡武王之臣皆諤諤而周昌今自舍死未聞以吾過相告者吾亡無日矣是以泣也蓋古者人君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又有御史立柱下君舉必書故其史為當時實錄而為君者亦有所忌憚而不敢為非也

後世史職雖是人君言動悉不得聞至御史專以諫諍為職然阿諛順旨者多正直敢言者少即敢言矣而人主有受有不受又不得面陳託之章疏於是深者不敢盡言粗者又不足聽甚至犯威觸忌有斥逐貶徙論為城旦鬼薪者不少矣如是人臣誰肯忘身為國者祇有默默避罪而已主明臣直若簡子之君臣真可法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董安于是趙簡子之臣蹇老是當時賢者董安于治晉陽問為政之道于蹇老蹇老對說為政之道有三曰忠曰信曰敢而已董安于恐於三者用之不當故問忠將何所用乎則對說忠以效于主以事君不可欺罔也問信當何所用乎則對說信以施于令以出令不可更改也問敢當何所用乎則對說敢以施于不善人以去惡不可姑息也董安于聞之說此三者

足以為政矣夫事君必定要忠出令必定要信人皆知之至於不善人有謂當寬假之使之有所容者有謂當徐制之不可激其變者其言亦似有理不知小人易進難退真知其不善必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然後可稍有不果彼或曲為承順以固其寵招來黨與以厚其勢廉耻之心盡喪窺伺之奸百出一旦得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後世有用賢如轉石去佞如拔山者是敢用于善人不用于不善人也政豈有不亂者哉


養正圖解 卷上 誅絕佞人 四十三

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趙簡子晉卿嘗與欒激遊惡其為人將沈之於河說吾嘗好聲色矣欒激即為我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欒激即與我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欒激即為我求之今我好士六年不為不久也欒激未嘗進一人夫三者之好是吾之過也彼皆先意承順使其過日長非進吾過乎賢士之好是吾之善也彼則壅閉

不通使吾善日退非然吾善乎所以沈欒激于河者以此蓋小人事君必先求中君之欲使其心志蠱惑怠於政事威權去己而不自覺然後徐起而收之專權擅政無所不為君幸而覺悟則黨與已成難於卒去不幸而不悟則國家之敗亡隨之故君子之進小人之所甚不樂也君子見用則必導君以正以勵精圖治為勤以盤樂怠傲為戒彼小人者何以肆其奸哉簡子於欒激深知其奸使無所容其他凡為小人者自知警懼凡逢君蔽賢以成己私者皆有所不敢此為君人者所當法也


洛訪相材
四十五

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李克克對曰君若置相則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進之樂商為賢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季成翟黃皆近臣親屬也以所進者賢別之故李克之言是也

魏文侯是戰國諸侯其弟名季成其友姓翟名黃文侯欲二人中擇一人為相而未能自決故問李克李克說君若置相不必問此二人但問樂商與王孫苟端孰賢則相可定矣此所謂達視其所舉也文侯悟於是稱其言善以王孫苟端為不肖翟黃之所進也

以樂[illegible]為[illegible]李成之所進也所進者不肖則其人之不肖可知所進者賢則其人之賢可知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也於是文侯以李成為賢而相之李成是文侯的親屬翟黃是其近臣皆可以為相但以所進的賢否則之李克之言誠確論也人君惟知人是第一件事但知人最難毀譽失實喜怒任情或本是賢人錯認做不肖或本是不肖錯認做賢人又有明知其賢乃惡其持正而疏遠之明知其不肖却喜其阿順而親近之如此而望得人以圖治不可得已文侯小國之君耳猶知擇相不可苟而以其類求之由

他平日以子夏田子方為師友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賢人講明已非一日宜其識見高於尋常萬萬也



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伏軾起敬其僕問君何為軾文侯說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干木未嘗肯以己之德易寡人之位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所光顯者在德寡人所光顯者在地段干木所富厚者在義寡人所富厚者在財此正所以不肯易也其僕曰干木既賢何不以為相于是文侯請相之不受乃致百萬之祿而時詣其館致敬焉國人皆喜作為歌謠稱誦之未久秦興兵攻魏秦司馬唐諫秦君說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則其君之賢可知賢君之國豈可以加兵乎秦君然其言

因按兵輟行不敢攻魏夫以段干木彈琴樂道詠先王之風文侯禮之遂使虎狼之秦寢其謀而不敢動賢於十萬師遠矣孰謂賢者無益於人國耶雖然干木隱士文侯能軾其閭而未能得之以為相若使子思孟某之賢當時諸侯委國而聽之可以闢土地朝秦楚豈特使之按兵不動而已哉惜乎其不能也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奈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問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自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是魏文侯的臣曾為鄴令文侯告他說為令要全功成名布義豹問如何為此三者文侯說你但

去無有一邑中無賢豪辯博的人與那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豪賢的人是有德者可去親近他辯博的人是有學者可以他為師好揚人之過蔽人之善的人雖非君子可因他言語去察人的賢否不可以自家獨聞的就去行蓋耳聽的不如眼見的真眼見的又不如足下踐履的足踐的又不如手裏分辨的尤真人初去做官就似走入暗室中一般都無所見久了漸漸的明白凡事明白然後不亂然後可見之行也文侯此言最宜詳玩蓋為治之先務不過用人行政二者而已然不可恃一己之聞見必互相稽

察然後可以得真才必每事詳審然後可以定國是故古之明君日臨羣臣與講論治道則人之短長自見日理萬幾爲之綜核名實則事之諳練日精若日深居高拱百官不得見其面肆志偷安幾務不以掛于懷則股肱墮而庶事隳何以全功成名而布大義于天下哉若文侯者可謂知爲治之要務矣史稱西門豹之治鄴人不敢欺謂非有得于此哉



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

虞人是掌管田獵之官獵是圍取禽獸此是史書上言魏文侯不失信于臣下的說話文侯一日與羣臣飲酒極樂天又下雨忽然傳命掌駕者要往田野中去左右止文侯說今日飲酒歡樂天又有雨難行君命駕將何往乎文侯說道我曾與虞人有約今日會獵豈可以天雨飲酒失信于彼而不與一會期哉于是竟到田獵所在親命虞人以罷獵之故其不溺于

晏安不忽于微賤如此傳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蓋凡人出言且不可苟況人主之言為一國之命令繫萬民之觀瞻豈可忽哉文侯在春秋能尊禮賢人崇尚信義真卓然於世俗之表者宜其有聞於後世也



齊威王初委政卿大夫國人不治於是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昔日趙攻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

即墨阿鄄俱邑名薛陵地名威王初年不理政務付之卿大夫凡事廢弛國勢不振一日忽奮然圖治召

即墨大夫來與他說自汝到即墨我左右的人都說汝做官不好毀言日至吾耳中及我使人到即墨查看却田野開闢無荒蕪的人民富足沒貧苦的官事脩舉東方寧靜全與那毀汝之言不同是汝以正自守不交結吾左右以求扶持也乃加封萬戶以旌獎之又召阿大夫面責他說自汝治阿以來我左右的都說汝是好官稱譽之言日聞於耳及我使人到阿查看却見田地荒蕪人民窮苦前時趙攻鄄在汝近地汝不去救援衛取了薛陵汝尚不知全與那譽汝之言相反是汝不幹實事專務交結吾左右以求名

譽也當日就烹了阿大夫幷左右之嘗稱譽其賢者從此以後齊之羣臣人人震恐凡在外做官的與左右進言的不敢懷詐飾非務盡其真情齊國於是大治比前時不同矣可見為治不在多術賞一人當功則千萬人勸刑一人當罪則千萬人懼覺察一無實之言而無實之言皆不敢復進在人主一奮發間耳


敝袴待功
五十五

韓昭侯有敝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敝是壞袴是下體之衣嚬是微笑韓昭侯有一件穿過的舊袴分付左右之人收藏之左右說仁德之君必樂予好施今吾君一敝袴不肯賜左右之人還要收藏似非仁德之君也昭侯說我聞明主行賞必加有功不但賜人衣物就是一嚬一笑也不肯輕易其嚬也必有所為而嚬其笑也必有所為而笑今袴雖敝是我服御之物豈特一嚬一笑而已哉我所以藏

之者將待有功之人然後以賜之耳夫人主一人之有豈足以厭衆人之求只是自爲愛惜不易施予則偶有所及人自知恩不然賞輕則衆心不重衆玩則激勸何施國家操柄由此而失其害非小小也申子言於昭侯曰法者見功而予賞因能而授官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法所以難行也他日申子請仕其從兄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吾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其用子之謁於是申子辟舍請罪昭侯學申子之學深信而力行之亦能以一國治況其大於此者而無所從學是欲以手援天下也而可乎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見鏡其惟士乎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列精子高是六國時賢人聽行是聽其言而行之袪步是舉衣而步也粲然是明白的意思列精子高聽

行乎齊湣王他衣布衣白冠善履去會朝因雨袪衣下堂問從者說我之容貌何如從者說公姣且麗言其美也子高因步而窺于井則其貌甚醜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因喟然而歎說吾貌本醜而侍者以為美因吾聽行乎齊王故阿諛之也況齊王是我所聽行者彼乃萬乘之主則人之阿之又甚矣我以井為鏡故知貌之醜彼無所鏡其殘亡宜有日乎誰能為王鏡惟士而已然鏡能照己之衣冠人皆悅之士能明己之得失人則惡之正衣冠之功小明得失之功大人不免得彼失此者以不知小大之類耳古人有言

以銅爲鏡見面之容以人爲鏡知吉與凶正是此意彼道德法度之臣正言敢諫之士皆人主之鏡也孔子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苟能取人自鏡即不善者且有益況其善者乎不特此也詩書載籍皆聖賢格言正論所在古今得失興衰之迹昭然可見一開卷便自有益人能取其善者以爲法惡者以爲戒是亦己之鏡也人主既能以人爲鏡又能以古爲鏡則庶幾矣


教子務學
五十九

漢高帝勑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泊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語於汝諸弟

漢高帝訓勑太子説道吾之生遭遇亂世當秦禁學之時故自喜已之所為謂讀書為無益及踐祚以來方去看書乃使人知作者的意思追思我昔日所行多有不是處又説蕭何曹參張良陳平諸公侯吾同時人年紀加一倍者汝見之皆拜并語於汝諸弟亦欲其知此意也史稱漢高不事詩書不喜儒生因其

初未見書冊與真儒故耳及稍稍讀書即能知作者之意又能因書之言省己之失是古今善讀書者莫如高帝也後來如光武當兵馬倥偬之際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而孝明尤垂情古典游意經學廊廟多暇暇之良華首之老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誑欺不行可謂盛矣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難則憂念易生退即宴間必無過當前代之效歷歷可考也謂當延登耆艾博訪古今庶知六經決非虛器真儒決非多拘廣問決非空文好學決非小用使天下實見學之能安國保民也

豈不快哉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之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

魏相是漢宣帝時賢相平時好觀本朝舊事及章奏言一切便宜者其意以為古事雖善行之今時多不相宜我領衆職惟務奉行當今舊事而已故於漢興以來行事有便於國家利於百姓者常常條奏以俟舉行如賈誼鼂錯董仲舒此三人皆近世賢臣言有可采務請於上施行之史言所奏有故事詔書凡二

十三事是也大抵俗儒不通世務往往是古非今不知開創之主備歷艱難洞曉情偽其所建置至精至當故其時官清而事簡法嚴而令行為子孫者但偕明振舉無使廢墜足矣後世因天下太平無所事事寡識之士今日獻一策明日進一言議論日煩政事日替聽之甚美覈之無實致使祖宗之法陰壞而不覺非細故也商周令主如高宗成王曰監于成憲曰率由舊章未嘗舍近求遠空事紛更況

國朝以百代為元龜以

烈祖為寶鑑前世之美無不備具謂宜法

祖宗浴故事畧虛文稽實效庶幾法嚴事簡賞信罰必
使操縱常出於一人廢置不牽於衆論
國初盛治長保於無窮豈不美哉如魏相所為深達
治體最宜留意



孝哀皇帝初為定陶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
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
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
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
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
數稱其才為加元服而遣之

文辭是古今相傳的典籍法律是朝廷見行的律令
漢孝哀帝初為定陶王時為人好文辭與法律元延
四年入朝使他王國的傅相中尉三樣官俱相從以
來此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也來朝所從者傅而已

相與中尉皆不從二王所從官屬不同故上問定陶王盡從官屬的意思他對說漢家法令上道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二千石是食祿二千石的如傅相中尉皆是此於法皆當從王故盡令之來上又令他誦詩亦能通習其義而善說之因他平昔好文辭法律故能曉暢應對如此及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王不能對其不及定陶明矣故帝以定陶為賢數稱其才為之加冠而遣還其國所以寵異之也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然不知詩書則見理不分明不知法律則處事無案據此古帝王與祖宗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何可忽也況人之心必有所用不用之於正必用之於邪故詩書法律之學不好則聲色貨利田獵玩好之類將有乘隙而入者佚欲之念興憂勤之志輟天下何從而得其理哉我

宣宗章皇帝宮中日置孝經尚書大明律三書於案朝夕講解間有不明逢人輒問後透曉事理為一代明王此三書力也此此則能知讀書之要又非孝哀之所能及也已



桓榮數奏經書帝稱善使入授太子常令止宿太子宮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得出旦一入而已後封榮關內侯甚見親重榮疾幸其家問起居下車擁經而前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漢書上說桓榮講說經書光武稱道他善講就着他把經學傳授太子又恐功夫間斷着他住在太子宮中朝夕講論到五年之久因榮薦弟子胡憲代他纔許出宮然每早還要他一入上下之間相處親密如此史上說太子經學通明博覽今古由此得之也後

日封榮闕內侯有疾親往問安入街便下車徒行賜以諸物徘徊良久然後去此時諸大臣問疾者也都不敢乘車到門拜於牀下天子所尊敬誰敢不敬他顯宗自十歲時已通春秋又講學如此之專尊賢如此之篤所以永平之政無愧建武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雖榮輩連年勸講之効孰非帝折節親師之所致哉



遣使質疑

包咸永平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經傳有疑輒
遣小黄門就舍質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
特賜珍玩束帛奉禄增於諸卿

包咸漢會稽人顯宗在儲位時咸入授論語永平五
年顯宗以咸舊為師傅自郎中遷大鴻臚每進見賜
以几杖入屏不趨贊拜不名不敢以臣禮待之也此
時帝學已成然遇經傳中有疑惑處即遣小黄門就
咸家問之其面相質證不待言矣他日帝幸辟雍正
坐自講諸儒執經問惟於前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
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風化之美冠於一時孰

非帝勤學好問之所致哉竊謂臣主接見有時而手勅下詢最為便事唐王起以博雅聞德宗往往手書咨訪疑事起輯為帙名曰口宣一時詞林傳為嘉話

如我

宣廟問龍有翼者而檢討陳繼據爾雅以對

孝廟問龍生九子而編脩羅玘舉其名以對

武廟問文獻通考有張星者司天不知也而脩撰楊慎據周禮史記以柳星對

世廟問喬宇嵬瑣四字而慎據荀子非十二子篇對書札往還未易悉數如稍倣此意披覽之餘時勤清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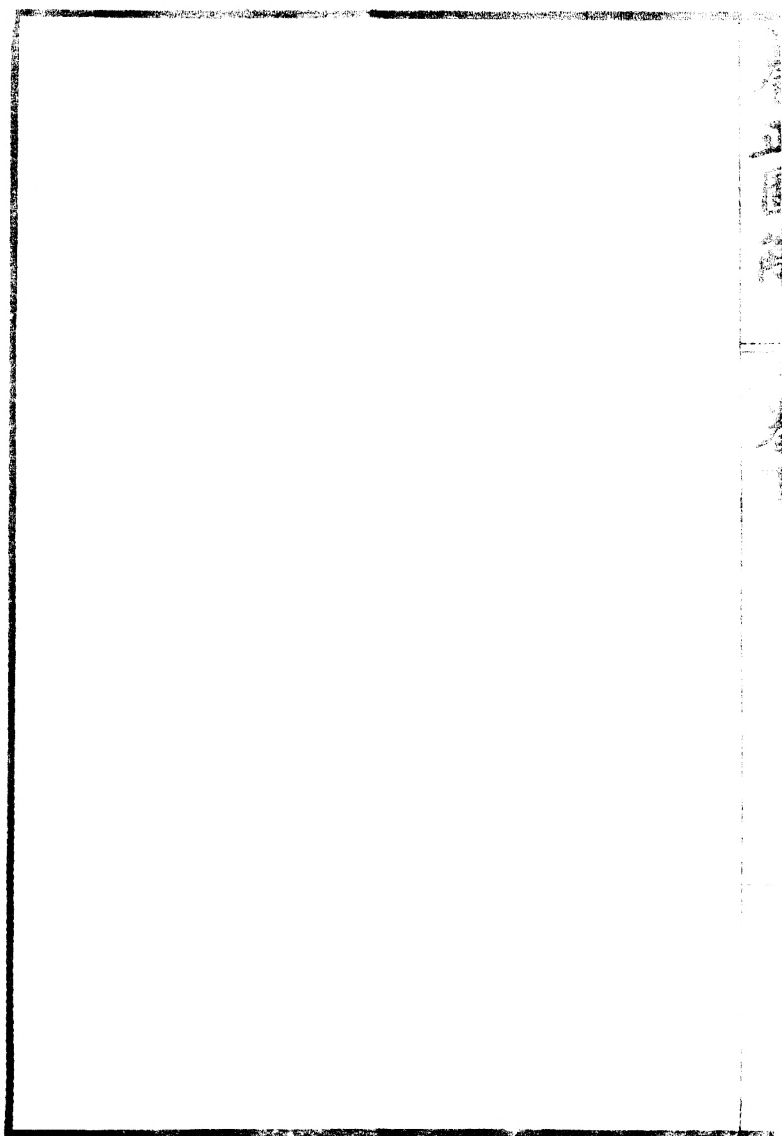
内可以疏瀹心源斟酌理味外可以激揚儒雅鼓吹休明其視無所用心者何啻千里而已


愛惜郎官
九

館陶公主為其子求郎上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館陶公主是明帝之妹一日為其子求做郎官明帝不許但以錢一千萬賜之因對羣臣說天上太微垣中有二十五星名為郎位星可見郎官職位雖卑然上應列宿非同小可出補外任便是縣令宰制百里一方生靈託命於他苟非其人民受其禍我所以不敢輕易與人蓋錢物猶可恩予名器不可濫授也明帝心切於愛民故為民擇官不以情奪可謂知所重矣前此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退而考察所行

以質其言名實不相應者必罰之有治理效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故得良吏以保其民後世人主未聞某守某郡宰某邑親遣而問之曰汝作郡以何為先汝作邑以何為急者其在官也未嘗有察其言驗其行而誅賞之以示勸沮者其還也未聞勞而問之曰汝作郡除民害者幾興民利者幾汝作邑農桑較前孰富風俗較前孰美而觀其人材考其政績擢為公卿百執事者由心不在民乃於吏治漫不經意如此欲官無殃民之政朝有得人之效豈可望哉





龐參字仲遠漢安帝朝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往候之棠抱兒當戶以一盂水拔大本薤獻之參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

龐參漢安帝時為漢陽太守漢陽有隱士任棠參聞其有奇節躬往看之無非欲聞其言論以資治理也棠見參來乃抱小兒當門而立以水一盂大薤一本獻之口中更無一言參見即悟其意說道水者是欲我清也拔薤者是欲我擊豪強之家也抱兒當門者是欲我開門恤孤也以棠託意於物而參遽能得於

言語之外如此其能成善治以循良稱豈偶然哉古之為治者莫不各有師承如堯學於務成昭舜學於君疇禹學於西王國周公執贄師見者十人漢初曹參起兵華為齊相國猶能虛中堂以師禮事蓋公古人能成事功必有所自來類如此龐參於任棠得此意也迨世益下此風日微楊雄歎郡守不請士縣令不迎師況其上焉者乎無恠於治之不古若也



順帝備玄纁束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樊英字季齊南陽人隱於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順帝聞其名以策書及玄纁束帛聘之及至帝乃下寢殿為英設壇席令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政治得失由此處士拭拂巾褐以俟旌車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心者乎處士上足以尊主疵民次足以潔己厲俗聖王皆當褒崇優禮以為世勸我

聖祖遣趙通聘壺關縣杜斆勑曰昔之御宇内者無倖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若到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夫以

聖祖之盛德聘一儒生猶自謂才疎遺聖道之良宗其折節禮賢之心何如也斆一草莽之臣耳猶曰與朕同遊其待臣下之厚何如也嗣後天順中之吳與弼成化中之陳獻章猶間一舉行今則寥寥絶響矣故大小臣工盡出科目不知敦實行者或不足於浮詞

崇禮義者或耻同於奔競人材無窮豈一途所能盡括哉似當倣國初遺意令守臣博訪隱逸遺材具以名聞然後遣使徵聘隨材器使將人才爭自濯磨以承德意禮義廉耻可興風俗可厲其有補於世道或非淺鮮也



師事名賢

童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埽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郭泰字林宗漢靈帝時人以有道徵嘗遊大學諸生三千人林宗為之冠童子魏照求師事之供給洒掃之役泰說汝少年當精研文義講讀經書何得暇來與我相近照對說傳經之師求之易得人有可為師範的甚難遭遇今我之來正以人師所在可朝夕觀摩以化於善如以素絲附近朱藍準其所染耳蓋聖賢之道體於身心身心所有者其精也經書所傳其

糟粕也口誦古人之言而於身心毫無干涉亦復何益晉司馬越曰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豈非以一遇人師則目擊道存正容而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視夫言語文字之末其為得何啻霄壤哉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此正欲學者師於人而不師於經之意魏照一童子而能見及此亦可謂頴異不羣者矣



先主勅其子禪曰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閒暇歷觀諸子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

漢書是班固所作史書六韜是太公兵法商君書是秦人商鞅所作申名不害韓名非管名夷吾三子皆其所作書名先主戒子曰惡雖小積之足以召禍善雖小積之足以致福汝不可以小惡為無傷而不戒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非賢而德難以服人為善去惡正賢德者用力處也漢書記一代之實事禮記

多先聖之格言人知其當讀至申韓管商六韜等書
儒者或非之先主勑以勉其子孔明寫以獻於君豈
無故哉蓋衰世之主率多柔懦庸愚之佐惟知姑息
故權横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寬貸而
人不知恩縱弛而威不能振姦宄得志紀綱不立不
至危亡不止也此等書多綜覈法術之言時時誦讀
益人意智自是不淺昔孟光問郤正禪所習讀并其
性情好尚正荅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接待羣寮舉
動出於仁恕光曰此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
權略智調何如也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宜當如博

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爵此言之先主蓋因其子之所不足者勉之不可以儒生之常談論也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耶答曰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

范宣是晉陳留郡人年八歲時在後園中挑菜誤傷手指因大啼哭傍人問他汝之啼哭豈為痛耶答曰我哭非為痛也孝經上說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我今傷指便是傷了父母的遺體不孝之罪將無所逃此我所以悲耳夫古人教子立之師保師所以導之教訓保所以保其身體是養德養身都是少年切要的事范宣幼時能見及此可謂穎異不羣者矣觀孔子告孟武伯問孝曰父母惟其

疾之憂夫虧體則不孝謹疾則孝人子所以自愛其身以安父母之心者可一日忽哉漢王吉有言俯仰屈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精以適神此皆可以保身者所當法也枚乘有言出車入輦命曰蹷痿之幾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醲命曰腐腸之藥此皆可以害生者所當節也如二子之言可書座右以代箴銘



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廣州即今廣東廣州府地方甓是甎齋是退居的去處陶侃在廣州破杜弘誅王機擒温邵叛亂悉平威名既立州中無事然侃却有遠志不以無事自安每退居私室早晨自家運甎百塊於齋外晚間又運將進來人見他每日如此不知其故從而問之侃說今王室陵夷盜賊羣起我要替朝廷出些氣力平定天下若因此州無事便任意偷安咨情逸樂一向自在

慣了却恐筋力懈弛不堪任事所以早晚運甓不放此身安閒以習勞苦爾大抵人之志意能兢惕則明好偷惰則昏人之精力常練習則强務安逸則弱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陶侃之運甓蓋亦有自强不息之義焉當時人士崇尚清談遺棄世事以銜盃為高致以勤事為俗流侃獨不安於暇逸如此可謂卓爾不羣者矣



庾亮乘馬有的盧或語令賣去庾云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昔孫叔敖殺兩頭蛇以為後人古之美談效之不亦達乎

庾亮晉人相馬經曰馬白額入口至齒者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乘棄市凶馬也庾亮有此馬或勸其賣去亮說我若賣之必有買者我恐其害生而賣之人是移此禍於他人也嫁禍於人仁者不為昔楚人孫叔敖為兒時出道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涕泣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今而見之是以泣耳母問蛇所在對曰恐後人見殺而埋之矣

母曰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爾無憂也其後官至令尹享福祿者若干年今我效其所為亦達者之事不必如俗之拘忌也後來亮亦拜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非惟妖不為害而反以致福人之立心可不擇仁而處哉



觀穫進規

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幸東田觀穫稻文惠顧雲曰刈此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

范雲南齊時為記室文惠齊武帝長子雲隨文惠至東田觀刈稻文惠言刈穫甚是快事雲對說田至刈穫甚不容易前此春耕夏耘與秋收三時之間備極勞苦殿下思其艱難則重農惜費自有憂勤不暇者又何敢自圖安逸也哉蓋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本成周八百年基業皆自稼穡中來周公恐成王不知

稼穡之艱難小民之命脉無逸一書拳拳言之正合此意後世有閔農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言人藉農以養不可不知農之勞苦也又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言農夫困窮未有絲先圖賣未有穀先圖糶皇皇然救急不暇也又曰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言貴臣富室剝民自奉筵張綺羅侈靡極矣乃又席寵負勢愈為民病民不堪命日致逃亡人君洞照此苦能無隱痛於心乎此小詩常常諷誦常思農夫耕田百畝粟入幾何

輸租幾何蠶工幾何徭役幾何除輸官租徭役之外所餘幾何乃知四民之中惟農最苦而貪暴之吏又從而魚削之下情隔遠不得上達自非留心民瘼萬方體卹安能使之得其所哉我

聖祖嘗命畫古孝行及起家艱難身所經歷之事為圖以示子孫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恩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見之知王業艱難也煌煌

聖言可為深念



陳文帝起自布衣妙識真僞下不容奸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投籤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陳文帝名蒨刺閨是夜間門閉傳令穿隙中以出也鷄人是報曉者籤是更籌史記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每的疾苦妙識人之真僞下人奸弊一無所容每夜令刺閨取外面事來分判者前後接續鷄人伺漏傳籤于殿中者令他投籤于階石上欲其鎗然有聲說我雖熟睡亦使驚覺其自强苦如此大抵天下事物未有久而不壞者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運

動也未俗之敝樂晏安而憚興作習委靡而忘振起如文帝所為可謂能自克矣但臣任事君任人自有體要在焉書云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人君之體也故善治之主未嘗一日不用人又未嘗不晝夜而提策之曰吾前日興某利今果興乎前日去某害今果去乎利當興而未興害當去而未去或法制有未善乎或有沮抑於下而使法制不得行乎及利已興害已去矣又曰果能久而不變乎故日屢省省者言其不一而足也朝省之暮又省之今日省之明日又省之雖不至侵臣下之職而綜覈駕馭

操柄在我豈容怠荒茍一或少情其權一去將至不可復收甚可懼也我

聖祖嘗曰人君日理萬幾怠心一生則庶務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常以勤惕自勉未旦即臨朝晡時而後還宮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或量度民事有當速行者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但祇畏天命不敢故爾此萬世所當法也


二十九

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也蓋木心不正脉理多斜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有天下日淺得為理之意故未及弓弓猶失之況於理乎自是詔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省每召見皆賜坐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

蕭瑀是唐朝大臣太宗嘗語之曰我自少好弓矢自說其好處無有不知近日得弓十數以為良弓及示作弓者乃說此非良材蓋弓以木為之木心不正其脉理也都不正縱是剛勁有力遣箭必不能直朕聞

其言乃知非真良弓也朕定天下全賴著弧矢用過了許多猶有差失況得天下日淺其見為治之理非如見弓矢之多也豈能無失因此令京官五品以上者每夜分番入直中書省時時賜坐詢訪外事凡百姓利害政事得失皆使之直言無隱蓋天聽雖聰不啟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太宗開創之主備知世事而猶亟於咨訪其賢明為後世最宜哉君子曰天子居闉闕之中帷帳之內廣廈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賢左右也故獨視不如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如與衆聽之聰也信然哉信然哉


開館親賢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搉政事或至夜分乃罷

四部書是經史子集四類唐太宗見得帝王脩身治天下的道理無一件不載於書乃於弘文殿中聚集四部書約有二十餘萬卷以備觀覽因開館於殿旁名為弘文館妙選天下文學之士使居其中選得記室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給事中歐陽詢參軍蔡允恭著作郎蕭德言六人皆以本官兼弘文館學士

使之輪日直宿每朝畢遇有間隙時即引諸學士入至内殿將古昔帝王嘉言善行載在經籍者一一講論務考究其成法朝廷見行的政事有疑難不决者件件商搉務參酌以時宜常至夜分方纔停止不以為勞其延訪之勤如此昔李淑為侍讀言於仁宗曰觀唐室召見近侍講經本欲因事立訓鑒往知今人君多借是名與近臣談議政事耳此言甚得設官講讀之意若但如前人所譏案旁講經數行而退彌歷歲月所益幾何况後世事務當詢者衆如將領之人畏敵而不畏法司牧之官顧家而不顧民言事者知

黨與而不知朝廷當權者好諛佞而不好正直澆風敝政未易悉數若徒上下循默不求省改其害將有不知所終者然則稍法唐人之所為夜引儒臣分番直宿或以日間已講讀而意所未諭者再使詳解細說或自以古昔治亂興亡叩問原本使之明白啟導或萬幾之暇有疑貳不決者就事咨詢使之開陳獻納因以明習國事揣知人才杜欺蔽之原振陵夷之漸似亦治世之所當急也





上引諸衛將卒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故寇來莫能禦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將帥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太宗當武德時天下已平兵革不用猶引諸宿衛將士告諭之說夷狄侵盜中國自古為然不足為患所患者只在邊境稍寍為君的恃其治安專務逸遊忘却戰伐之事不復隄備一旦虜寇乘間而來却措手

不及無以禦之深足為患今海內寧靖朕不用汝輩之力穿池築苑以供役使專教汝輩演習弓矢平居閒暇無事則操練教習為汝之師萬一突厥入寇則統領出征為汝之將庶乎有備無患中國之民可以稍安於是每日引領衛士數百人教射於殿廷之前太宗親臨比試有中箭多者即便賞以弓矢刀劍絹帛等物其所部將帥亦考列上等論功優處由是將士都人人感激思自奮勵不出數年武藝精熟意氣敢勇盡為銳卒皆太宗教訓鼓舞之功也夫朝堂非教射之地人主非教射之師當時亦多諫之但天下

雖安忘戰則危人君之於武事有不可一日而不講者惟在人主善法之不至於忘備又不至於失體斯善矣



魏王泰師事王珪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忠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王曰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所習珪曰漢東平王稱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太宗聞之喜曰皃可以無過矣

魏王泰唐太宗子封魏王名泰太宗命泰以師禮事王珪見珪則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一日泰問何以為忠孝珪說陛下是王之君事之當思盡忠陛下是王之父事之當思盡孝這忠孝二字立身成名皆在於此不可不勉也王說忠孝既聞命矣願聞日用之

問所當習者何事珪說漢時有東平王名蒼者嘗說為善最樂願王志之則所習者正矣太宗聞珪之言喜曰兒可以無過矣夫人主君道也父道也太子諸王子道也臣道也臣事君以忠子事親以孝忠者不徒承顏順志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欺而後可以言忠孝者不徒問安視膳而已必此心無一念之忘而後可以言孝忠孝皆人性之所不容已者為人臣子者亦全其所不容已者而已為善是所為順天理合人心即忠孝之類皆是蓋人性本善惟習乃有不善故日用之間所為者善則此心自是快活若所為不

善此心終是不快活何也為善則順其性為不善則逆其性故也人能順其性之本善而物雜于習之不善則仰不愧天俯不怍人無入而不自得何樂如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及言性所以善處只是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少長無不知敬其兄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古今大聖人而其道不出於孩提之真性學者於此知皆擴而充之雖為聖人無難豈止寡過而已哉



乾封初孝敬在東駕稀見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其膳上啟曰竊見禮戴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則死之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則死之上妙簡英俊使佐殿下成就盛德近者談議不接謁見尚稀三朝之後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睿哲文明者乎史雖闕官宰當奉職忝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於是太子答書備極嘉歎文偉以此益知名其年右史闕上曰文偉以吾兒不讀書不肯與肉此直臣也遂以授之

乾封唐高宗年號孝敬太子名弘邢文偉為典膳丞是掌宮闈中膳羞之官文偉以孝敬接見宮寮稀簡遂減去膳羞不進因上啟曰太子既加冠免於保傅之嚴年已長矣然必有史以司過有過則書之有宰以司膳有過則減之不書過不減膳皆不得其職當以死爭也上選用英才欲輔佐殿下以成其德今與宮僚言談不接相見稀少每日三朝天子之後但與內人相處何由發揮聖智之資使進於睿哲文明之地乎史以書過今雖無之為宰者當減膳以示警戒所以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孝敬原是賢而好學者一

聞其言深歎美之作書相答極其委曲今載唐書中
是年右史鈌人高宗語近臣曰文偉以吾免讀書稍
怠不肯與肉此正直之人也遂超用為右史夫典膳
一小臣耳乃能抗言舉職如此然而孝敬之受言高
宗之獎直尤為勝事一事中三善具焉皆可法也



宋璟手寫尚書無逸一篇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成誦在心每歎為古人至言故任賢戒慾朝夕孜孜開元以來無逸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

無逸周書中周公所作以戒成王者是論小民稼穡之艱難憂勤王業之先務的說話宋璟手寫此篇以進玄宗嘉之置於內殿要常覽觀於目儆省於心熟讀久之至於成誦歎息稱美說是古人極好的言語此時勵精圖治於賢才則任之有嗜慾則戒之朝夕孜孜如恐不及迨開元以後無逸圖朽暗遂以山水圖易之警戒之意荒而逸樂之心作治遂不能保矣

蓋人主能無逸則治好逸樂則亂玄宗一身而開元天寶之治亂若相反然在能儆戒與不能儆戒而已大抵危亂之根本讒巧之機牙壅蔽之端倪姦邪之罅隙皆自逸而生人主能無逸矣而又不繼以逸根於至誠而守之以不變舉而措之何行而不至何為而不立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久而不變惟艱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治者其以玄宗為殷鑒哉



上素友愛即位時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為煮藥回飈吹火誤熱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愈鬚何足惜

幄是帷幕回飈是旋風熱是燒玄宗平日與衆兄弟極相友愛及即大位也不改變時製為長枕大被與衆兄弟一處宿歇又於便殿中安設五箇幄次與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弟岐王範薛王業從兄幽王守禮居處其間飲食行坐都不相離就叫做五王帳一日薛王業患病玄宗自己替他煎藥偶被旋風吹起

藥罏中火誤燒著玄宗的鬚左右驚慌撲救玄宗說但願薛王服了這藥病得痊可我鬚雖焚何足愛惜其友愛懇切如此夫兄弟至親本同一氣然常情多以其勢分之逼生猜忌之心故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一憂一喜莫不與共惟舜能之玄宗之友愛亦近世所難得矣考之唐史叙長枕大被繼以睿宗聞知喜甚則玄宗不獨全兄弟之愛亦以順父母之心也彼以兄弟相殘貽憂父母而禍延國家如晉隋之世者獨何心哉



韓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韓休是唐玄宗時宰相為人峭直未嘗阿意以求榮利人都敬重他玄宗有時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或舉動稍有過差輒問左右說韓休曾知道否恰纔說了他的諫疏已到御前其忠直為人主所敬憚如此

玄宗一日臨鏡照見貌瘦黙黙不樂左右便逢迎說自韓休為相凡事違拂上意以致陛下消瘦如此何不逐去他以自快樂玄宗說韓休乃賢相每事規正我我得他為輔百姓都隂受其福我貌雖瘦天下必肥豈可愛一身而忘天下他與蕭嵩共事嵩每奏事常順我的意指委曲承奉我心非不喜及退而思省這等行去甚有害於百姓自覺終夜睡不安韓休每奏事有不可都極力諫諍不肯順從我心雖不喜及退而思省這等行去甚有益於百姓自覺終夜睡得安可見韓休是社稷之臣我用韓休以為社稷非為

一身也玄宗之言亦能知所重矣大抵人主操用人之柄諂諛巧佞伺便而投機毀譽愛憎窺隙而雜進自非以正自持鮮有不為所惑者玄宗能克己以用韓休遂成開元之治後縱慾而用李林甫即致天寶之亂一人之身而敬肆不同治亂相反人心之難保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長生圖序　長下　樊勸酒良　罕五



玄宗深于治道嘗自擇刺史賜詩以行一日至宋州宴
從臣于樓上刺史寇泚與焉上謂張說曰向屢遣使臣
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又
言王丘崔沔裴耀卿良吏皆遷其官以寇泚不借譽於
左右舉酒賜之

刺史是一州父母如今之知府一般張說是玄宗之
相使臣分巡諸道即今之巡按御史玄宗知郡守縣
令關繫民生最切而縣令又統於刺史恐其非人害
治嘗自擇之及得其人親作詩以寵其行欲其為我
愛養百姓故優禮之也一日到宋州於樓上宴侍從

諸臣以刺史冠沘為好官也令他輿宴因說我累遣使臣分行天下欲察守令之善惡以備黜陟今親過諸州乃知使臣復奏多非其實悅己者雖殃民以為賢忤己者雖愛民以為不肖顛倒黑白貽害萬民真有負於朝廷委任之意者也此時親見王丘崔沔裴耀卿為循良之吏皆陞其官以旌異之又以冠沘實心愛民不結納左右以求名譽自舉酒以賜之玄宗鼓舞激勸諸守令如此非深知治道者能之乎看來巡察與刺史縣令這樣官最重巡察選用得其人則一省之官難於行私刺史縣令選用得其人則一郡

之民易於受福天下如何不太平後因崇重京官把府縣看得太輕以此牽制於上官不得展布又京官不稱職方調補外任夫州縣比京官更難彼不稱京職如何能治其民至邊方遠僻處更當得人卻只以庸才雜流充之而已設官分職本以為民而於親民之官自輕忽之如此彼安肯盡心安肯自重故遷延歲月以苟升斗之祿或恣肆貪漁以充谿壑之欲而巡察者又不能秉公舉劾激厲其心民幾何而不被其害哉故加意守令為治道之要而加意覺察使者又澄清守令之要不可不知也



樂受格言

徵處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昭素有學行藝祖召見便殿時年七十餘矣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于屛几

處士是隱居有道之士宋藝祖開寶春徵聘河南處士王昭素為國子監博士昭素為人素有學行著易論三十三篇一時學者多師尊之藝祖聞其名召見便殿此時昭素年已七十餘歲矣藝祖問他治天下與養身的道理昭素對說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如寡欲蓋民為邦本治天下者必輕徭薄賦布德施惠使百姓每安樂則本固邦寧而太平可保故治世莫

如愛民也欲為身害養身者必愛養精神凡一切傷生伐性之事絕而不為則身體彊健而壽命延長故養身莫如寡欲也藝祖愛他言簡而理切因寫在屏風與几案上時時觀覽以自警省然寡欲愛民固皆切要之言而寡欲一言又愛民之本蓋自古百姓不安皆因人主多欲或好興土木或恣情聲色或廣求珍玩或妄徼邊功或馳騁游幸此等欲心一動則奸諛之徒必巧為進奉閭閻之下必重困誅求終致海內騷然百姓怨叛雖君身且有不可保者以此知寡欲乃可以愛民而愛百姓者實所以自愛也



開寶五年春大雨河決帝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告得百名悉厚賜遣之普等皆稱萬歲

開寶是宋太祖年號五年春大雨河決帝既信宿焚香上禱於天又與宰相說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心勞思恐掖庭之中幽閉者衆昨令人籍記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諭告他願歸家者具以實情來告共得百名俱厚賜遣之普等聞之皆稱萬歲宋祖祈天願以己身為民請命而放遣宮人一節尤為盛德蓋古

者後宮雖不乏人然不過令足供侍御而已後世乃博選良家廣求美麗掖庭永巷動以千數有頻年望幸而不得見者夫男室女家天地大義乃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陰陽否隔上干和氣災異之感此為尤甚昔唐太宗放宮女三千人後世以為美談宋祖後宮僅三百有餘已為稀少乃復放遣百人非仁心為質者孰能如此哉史稱其以忠厚立國又稱其家法遠過漢唐不虛也



趙普為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即焚於通衢

趙普是宋朝開國的賢相他為相時於廳之屏後置二大甕凡臣民有條陳興利除害的章疏一切不看都投入甕內待滿了即於往來通衢焚之欲衆人見了不復以無益之言進也後來李沆為相亦守此意他說吾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持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此千古名言也蓋祖宗創業人情物理險阻艱難無不備知故其講求經畫至精至

當豈可復加為君相者只當講明成法守而勿失便可常保太平若輕聽人言紛紛更改則變亂舊章百弊叢起利未及見而害已先之竟何益哉近月

祖制漸湮脩明振舉全無其人只是無益之言連篇累牘朝進一說而暮即更之暮進一說而朝又更之言者不必可行行者不必有實吏民奔走紛紜無時休息致使

詔旨不信人生玩忽其為治道之害豈小小哉

太祖高皇帝定令凡變亂祖宗成法者罪在不赦今當申明此罰務守憲典不妄紛更豈惟得二賢相之意

而清淨寍一之風亦可復覩矣


養正圖解
卷下
論字知非
五十三

仁宗在東朝時張士遜為諭德一日中書見王旦盛稱太子學書有法旦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太子不待應選舉豈必工書於是士遜日規以善道

仁宗在東朝當時有張士遜者為諭德之官一日到中書省見宰相王旦極稱太子學書有法度旦謂之曰汝官為諭德須以德義諭教之方為稱職若但以學字為美豈汝當為職業止於此耶況太子非如士人應舉亦何必工書法也士遜聞旦言乃悚然知其失職於是日以古之善道進規於上其後仁宗德業大成卒為宋之令主固士遜輔養之功亦王旦提醒

之力也大抵人主之情莫不有好其好聲色貨利足以戕生伐性貽害生民不必言矣至於讀書作字已是美事然梁朝蕭繹讀書萬卷晝夜為常略無休已宋文帝字法之美自謂不減子敬勝於羊欣皆無益於生民無補於治道由其不能以古道修身治國而徒役於伎藝之末又何益哉王旦之言可謂識大體者務學者聞之必知所重焉可也



常讀論語

李沆常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
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李沆是宋時賢相他服時常讀論語或問論語乃淺
近之書看他何故李沆對說我居宰相之職當使朝
廷政事件件脩舉天下百姓人人得所而後為稱職
且如論語中有兩句說道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今
朝廷之上冗費尚多財用缺乏是我不能節用也閭
閻之間差賦繁重百姓愁苦是我不能愛人也一切
不時工作妨害民事者往往有之是我不能使民以
時也只這兩句書我尚不能行何況其他可見聖人

之言看着容易做着實難終身誦法之可也豈可忽哉沆言如此真可謂能讀書者矣史稱其內行脩謹少有過失為相守祖宗法度識國家大體皆自善學中來也前此趙普嘗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旣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古人讀一句書便行一句其得力乃爾後世乃有終日讀書不知一言之可用則與不讀何異此所謂侮聖人之言者耳何足道哉

焚香告天



趙抃字閱道宋至和中為侍御史彈劾不避貴戚京師號為鐵面御史任成都以一龜一鶴自隨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拜告於天若不可告者不敢為也元豐初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作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晝閒

趙抃宋賢相至和年間先為御史彈劾不避權貴當時號他做鐵面御史言其不可犯也及任成都日隨身止有一龜一鶴竝無他物其清高如此他一生白日所做的事每夜必整衣冠露香上告於天言我今

日行某事行某事若不可告天者必不敢為蓋上天神明若非心安理順如何對得他過古人說凡不可與父兄師友言者不可行也不可與父兄師友行者不可言也閱道於不可告天者即不敢為其檢身更加嚴切矣歸田賦詩清夜安眠白晝閒蓋庶幾心逸日休之妙者公晚年退居高齋潛心性命之學深有悟入自稱高齋居士云


養正圖解
卷二
借事納忠
五十九

王曾於天聖初銓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勑鏤板摹賜近侍因命禁署日繪二十軸以進

曾字孝先青州人宋初廷對第一史稱曾端厚寡言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為重天聖初年謂上宜近師儒即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殿因擇取古聖賢事蹟可為法誡者六十條繪為畫圖以獻仁宗嘉納既降詔褒美復刻板頒賜近臣每日令禁中進二十事以備覽蓋深鑒曾之忠言有益於身心有資於治理故拳拳如此大抵古之為學有錄有圖索象於圖得前代

成敗之形而觀者鑒焉索理於録得前代成敗之實而讀者興焉拱揖令王即為吾師範顧瞻遺訓即為吾箴規周覽翱翔一息千載其視無所用心與用心無益者萬萬不侔也觀曾酌古準時摛詞命筆唯恐言語之不能感通世道之不如堯舜一没苦心尤有楮墨不能窮丹青不能肖者嗚呼志士懷忠古今一揆伏冀

睿哲少留意焉而無弁髦其言不任幸甚

附錄明史焦竑列傳

焦竑字弱侯江寗人為諸生有盛名從督學御史耿定向學復質疑於羅汝芳舉嘉靖四十三年鄉試下第還定向遴十四郡名士讀書崇正書院以竑為之長及定向里居復往從之萬曆十七年始以殿試第一人官翰林修撰益討習國朝典章二十二年大學士陳于陛建議修國史欲竑專領其事竑遜謝乃先撰經籍志其他率無所撰館亦竟罷翰林教小內侍書者衆視為具文竑獨曰此曹他日在帝左右安得忽之取古奄人善惡時與論說皇長子出閣竑為講官故事講官進講罕有

問者竑講畢徐曰博學審問功用維均敷陳或未盡惟
殿下賜明問皇長子稱善然無所質難也一日竑復進
曰殿下言不易發得毋諱其誤耶解則有誤問復何誤
古人不恥下問願以為法皇長子復稱善亦竟無所問
竑乃與同列謀先啟其端適講舜典竑舉稽於衆舍己
從人為問皇長子曰稽者考也考集衆思然後舍己之
短從人之長又一日舉上帝降衷若有恒性皇長子曰
此無他即天命之謂性也時方十三齡答問無滯竑亦
竭誠啟迪嘗講次羣烏飛鳴皇長子仰視竑輟講肅立
皇長子斂容聽乃復講如初竑嘗採古儲君事可為法

戒者爲養正圖說擬進之同官郭正域輩惡其不相聞
目爲賈譽竑遂止竑旣負重名性復踈直時事有不可
輙形之言論政府亦惡之張位尤甚二十五年主順天
鄉試舉子曹蕃等九人文多險誕語竑被劾謫福寧州
同知歲餘大計復鐫秩竑遂不出竑博極羣書自經史
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善爲古文典正馴雅卓然名家
集名澹園竑所自號也講學以汝芳爲宗而善定向兄
弟及李贄時頗以禪學譏之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
熹宗時以先朝講讀恩復官贈諭德賜祭廕子福王時
追謚文端子潤生見忠義傳

尉繚子直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尉繚子直解五卷提要

尉繚子四庫全書已著錄直解明劉寅撰寅所撰書皆名直解凡六種見林泉筆記此則六書中之一耳每篇下各有小序發明其義注中所論多精審處如注威戰篇妙勝之論云卽孫子所謂未戰而妙算勝者得算多也于受命之論云卽太公論立將之義于踰垠之論云卽太公所謂越江河渡溝塹之義寅以兵家言注兵書猶儒者之以經注經也惟于天官篇刑德之說而不用淮南子天文訓凡用太陰左前刑

右背德及兵略訓注刑謂十二辰德十日之語又將
理篇云壻父曰婚女父曰姻而不引爾雅壻之父為
姻婦之父為婚未足為據然瑕瑜不相掩也

尉繚子直解卷第一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尉姓繚名子者後人尊而稱之也魏惠王時人按漢書藝文志云尉繚二十九篇注云六國時人劉向別錄云繚為商君學又兵家形勢尉繚三十一篇今此書只有二十四篇耳史記亦不見惠王用此人以何職觀惠王東敗於齊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其不用此人也明矣況是時龐涓用事嫉賢妬能誘孫臏刖其足而黥之恐此人一見惠王而

即去今不可考焉

天官第一

天官蓋論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事即兵家陰陽書也以其中有天官二字故取以名篇天官書按綱目集覽漢武元封二年德星下引用云天官書景星者德星也是亦證焉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

梁惠王問於尉繚子曰黃帝刑德之說可以百

戰百勝有之否乎梁惠王魏侯名罃都大梁僭
稱王者也黄帝鮮見問對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
日陰陽向背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今有城
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
之者邪
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人德以自守非所謂天官
時日與陰陽向背也黄帝者盡乎人事而已矣
今有城焉東西兩方攻之不能取南北兩方攻

之亦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而乘之者邪此即孟子所謂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之義

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然不能取之者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守禦之兵器具備也資財糧穀之多積也豪傑之士同心而一謀也此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之義

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若城卑下池狹淺守者又怯弱則必取之矣由此觀之天官時日不如盡人事而已矣

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紀向阪陣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

按天官曰背水陳為之絕紀向阪陣為之廢軍

周武王伐紂之時背濟水向山阪而為陣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殷商豈紂獨不得天官之陳哉二萬二千五百人葢以革車三百輛而言共三萬人除將重車七千五百人外戰士止有二萬二千五百人也背水陣者敵在吾前水在吾後也向阪陣者敵處其高我處其下也絕紀廢軍謂陷之死地有廢絶之形無生全之勢也武王背濟水向山阪而勝紂者以有道伐無道以至仁伐至不仁以同心同德而

伐離心離德也紂雖得天官之陳何益於用哉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
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鬭者固倒
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
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昔春秋時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
其柄在齊柄所在處勝人言不可擊公子心曰
彗星有何知焉以彗星與之鬭者固倒而取勝
焉明日與齊戰遂大破之黃帝有曰先信之於

神聽之於鬼不若先稽我之智耳謂之天官在

盡乎人事而已

兵談第二

兵談者談論治兵之法也蓋取書中義以

名篇焉

量土地肥墝而立邑建城稱地以城稱人以人稱

粟三相稱則内可以固守外可以戰勝戰勝於外

備主於内勝備相用猶合符節無異故也

古者量度土地之肥瘠而建立邑建立城邑務

稱較地之肥瘠以城之大小稱較人之衆寡以人之衆寡稱較得衆之多少三者既相稱内可以固守其國外可以戰勝於敵戰取勝於外備主守於内勝與備迭相為用猶合符節無有殊異故也符節者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漢制以竹為之分而相合故字從竹從付如竹符英蕩符是也又有銅虎符以起兵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耳

治兵者若秘於地若邃於天生於無故開之大不窕小不恢明乎禁舍開塞民流者親之地不任者任之

治兵者若秘藏於地若幽邃於天皆言其深漠而無形迹也如物生於無形故開之大者不輕窕小者不恢張明乎禁舍開塞之理民流移者親而撫之地不可任以耕種者則任之使可耕可種也禁謂抑其邪心舍謂釋其小過開謂啓其生養之道塞謂杜其矯枉之風任地之法謂

厚冀壤以肥沃之通溝洫以灌溉之勤其力以

耘耔之如之何苗不茂而穀不多也

夫土廣而任則國富民衆而制則國治富治者民

不發軔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勝於朝廷

夫土地廣大而任其耕種則收獲多而國富矣

人民衆盛而有法制則百姓安而國治矣國富

治者民不發軔入行伍甲不出暴與士卒而威

制天下故曰兵取勝於朝廷也

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

不暴甲而取勝於朝廷者主勝也戰陳而取勝

於行伍者將勝也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兵起非可以私忿也見其可勝則興見其不可

勝則止

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內不

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患難在百里之內出師宜頃刻之間故不起一

日之師患難在千里之內則越境矣亦當速而

乘之故不起一月之師患難在四海之内地雖
甚遠亦不可延緩歲月使彼謀定而計成亦難
制矣故不起一歲之師皆言兵神速則能乘人
之不及矣
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寛不
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財
將者上不制於天即無天於上如楚將公子心
逆彗星而勝齊是也下不制於地即無地於下
如鄧艾伐蜀不由劍閣而入陰平是也中不制

於人即無敵於前無君於後如李靖不聽太宗之詔迎頡利進兵襲破之是也寬不可激之而怒則為楚將子玉矣清不可事之以財則為秦將賈孺矣

夫心狂耳聾目盲以三悖率人者難矣

心狂是不能謀也耳聾是不能聽也目盲是不能視也心不能謀耳不能聽目不能視是三悖也用之率人亦難矣

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山亦勝入谷亦

勝方亦勝圓亦勝

兵之所及羊腸之勢亦勝鋸齒之勢亦勝緣山而戰亦勝入谷而戰亦勝方陣亦勝圓陣亦勝

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重者重兵也重兵宜徐行故如山如林言其緩也如江如河言其盛也輕者輕兵也輕兵宜速進如火之炮如火之燔如垣之壓物不可避如

雲之覆物不可逃令人之聚不得以散謂合而不能分也散不得以聚謂分而不能合也左不得以右謂左不能救右也右不得以左謂右不能救左也以者能左右之謂也

兵如總木弩如羊角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絶乎疑慮堂堂決而去

夫兵如總持木弩機牙發動而人不可禦又如羊角旋風上行而勢不可遏羊角者旋風也九成縣有旋風望之揷天如羊角言曲而上行也

人人無不騰陵張膽絶乎疑慮堂堂然果决而去而敵亦安可禦哉堂堂盛大之貌

制談第三

制談者談論兵之制度也亦取書義以名篇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鬬陷行亂陣則千人盡鬬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力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凡兵制度必要先定則士衆不亂士衆不亂則

刑罰乃明金以止之鼓以進之故金鼓之聲有所指示則百人盡向前而鬬陷人之行亂人之陣則千人盡向前而鬬覆人之軍殺人之將則萬人併力齊心而鬬如此則天下莫能當其戰矣

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損我甚焉世將不能禁

古者士卒有什有伍車乘有偏有列五人爲伍十人為什十五乘為偏五乘為列鼓鳴旗麾之際先登城壘而殺敵者未嘗非多力之國士也先死於敵者亦未嘗非多力之國士也當併力齊双不可先登先死也損敵纔一人而損我已百人此乃資益敵國而傷害我軍甚大焉世之為將者不能禁止也

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

征役分軍而前或逃亡而歸或臨陣闘而自奔北則吾士卒逃亡傷損亦甚焉世之為將者不能禁止也

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内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内自敗也世將不能禁

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是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内者矛戟是也將已鼓而進士卒互相喧囂拗矢折矛抱戟不肯前進利向後發戰有此數

者內自先敗世之為將者不能禁止也

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

將不能禁

士卒迷失其什伍車騎迷失其偏列奇兵捐棄

將帥而走大衆亦隨之而走世之為將者不能

禁止也

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陣犯

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大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可以陵而上之深水

可以絶而過之堅陣可以觸而犯之不能禁此
四者猶亡失舟楫而欲過絶江河固不可得也
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
河水出崑崙山踰梁及岐過龍門下呂梁九曲
而入於海

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
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

民非樂其死惡其生也號令嚴明法制詳審故
能致使前進明賞於其前決罰於其後是以發

則能中其利動則有成功也

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衆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

令百人為一卒千人設一司馬萬人立一將以己之少誅人之衆以己之弱誅人之強試聽臣言其法術足可使三軍之衆誅一人無失刑者為父者不敢舍其子為子者不敢舍其父何況於國人乎

一武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

一人若仗劍擊於市人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有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期必有死與期必於生固不相侔也

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莫能當其前莫能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

若聽臣之術而行之足使三軍之衆為一死賊

莫能當其前莫能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使

三軍為一死賊即吳子以五萬衆為一死賊之

義莫能當其前者進不可當也莫能隨其後者

退不可追也獨出獨入者言其威強無敵故曰

王霸之兵也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

有提十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齊桓公

也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故

曰莫當言人不能當也

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

有提七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吳起也

吳起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

餘則均觧闢土四面拓地千里是天下莫能當

也

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

有提三萬之衆而天下莫能當者誰哉孫武子

也武子為吳將雖不顯其攻城畧地之功然吳

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亦與有力焉故亦曰天
下莫當也
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然不能
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
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勝
之也
今天下諸侯國士所統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
然不能成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之制也
能明其禁舍開塞之制一人能勝之則十人亦

能勝之也十人能勝之則百千萬人亦能勝之
也
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
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
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
故曰便吾軍之器用養吾軍之武勇發動如摯
鳥之擊如奔赴千仞之谿蓋欲其勢險節短而
制勝於人也今國皆被患者蓋以重幣之出聘
也以愛子之出質也以地界之出割也得天下

諸侯之助卒虛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人耳其兵來者無不謂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

其兵之來助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損兵而折衆其實不可得而戰也

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駬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

度量吾境內之民無行伍莫能使之正令經制十萬之衆而王必能使之衣吾之衣食吾之食若戰而不能勝守而不能固者非是吾民之罪乃內自致如此也天下諸國來助我戰譬猶良驥騄駬之快疾駑馬鬐鬣興起與之角逐何能紹續吾之氣哉驥騄駬皆良馬也駑鈍馬也良驥騄駬之駛譬敵人攻我之疾駑馬角逐喻諸國助我之緩此所以不能紹吾之氣也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

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

吾用天下之用為我之用吾制天下之制為我之制脩吾國之號令明吾國之刑賞使天下之人非務農無所得食非戰勝無所得爵使吾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諸侯無敵矣　愚按秦以衛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之令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有軍功者各以率受爵宗室非

有軍功論不得屬籍由是民勇於公戰怯於私
鬬國富兵強尉繚為商君之學者正謂是也
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
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
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
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
得地而國亦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故曰發號出令使信行於國內此亦商君徒才
示信之意民言有可以勝敵毋許其空言必嘗

試其果能戰與否也視他人之地而已有之分他人之民而已畜之必能內有其賢人也不能內有賢人而欲有天下之衆必致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勢益弱得地而國用益貧由國中之制凋弊矣如吳雖能破越破楚得志齊晉武子之去伍員之死國無賢人財用凋弊而卒為句踐所滅耳

戰威第四

戰威者論戰之威也戰無威奚足以制勝

故取其義以名篇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刑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

凡用兵有以道勝者有以威勝者有以力勝者講究吾國之武事料度敵勢之虛實使敵之氣喪失而師散亂形雖全備而不能為之用此行

謂道勝也夫道不止講武料敵必先脩德行政
養民致賢而已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脩教
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舜命禹征有苗苗民弗率
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而有苗格是也審吾法度號令明吾賞賚刑
罰便吾攻守之器使吾民有必戰之心此所謂
威勝如田穰苴明法令撫士卒病者亦爭奮赴
敵燕晉聞之而退是也破敵人之軍而殺其將
乘敵人之城闉而發吾兵機以決勝潰散敵衆

而奪彼之地既成功乃返國此所謂力勝也如韓信下井陘斬陳餘收趙地鄭伯伐許瑕叔盈以螯弧登城周麾而呼鄭師畢登遂入許是也

為王侯而知此所以三勝者能事畢矣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鬬氣奪則走

夫將之所以戰者民為之本也民之所以戰者氣為之主也氣充實則能與敵戰氣為彼所奪則敗走矣氣實者靜也治也飽也佚也氣奪者

饑也勞也亂也喧譁也

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

刑未加人兵未接戰而所以能奪敵者有五事初一曰廟勝之論即孫子所謂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之義次二曰受命之論即太公論立將之義次三曰踰垠之論垠是岸也即太公

所謂越江河渡溝塹之義次四曰深溝高壘之論深溝高壘所以守而欲其固也次五曰舉陣加刑之論舉陣加刑所以戰而欲其勝也此五者先料敵之強弱虛實而後可動此所以能擊敵人之虛而奪彼之氣也

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

善用兵者能奪人之氣不可奪於人也奪人者

吾心之機也號令者齊一衆心者也衆人之心
吾不能審而察之則是非邪正之分而事必數
更變事數更變則號令雖出衆人亦不信矣
故令之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中故上無疑令則
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
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
者也
故施令之法小過無得而更小疑無以爲中故
上無疑二之令則衆人亦不疑二於聽二亦疑

也動無疑惑之事則衆人亦不疑二其志言上之令一則下之聽自專上之事一則下之志自定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亦未有不先得其力而能致衆人之死戰者也

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

故國家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饑易而為飽禮者敬之禮信者實之理親愛則仁之用也以饑易飽是饑可易而為飽也國家必有孝慈

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而為生孝者善能事親慈者善能字幼廉者守己以不貪恥者羞己之不善以死易生是雖處死地可易而為生也謂上能以道率下則下以死事上即孫子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同死同生孟子所謂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義

古者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

古者人君之率民必先以禮信服之而後用爵祿勸之先以廉恥化之而後用刑罰威之先以親愛結之而後用法以律其身即李衛公所謂愛設於先威加於後之義

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眾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眾不戰

故戰者必本乎上之人率身以激勵眾士如一心之使四肢也志不激勵則士不死節士既不死節則眾必不可用之而戰

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
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
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
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勵也
激勵士衆之道民之生命不可不厚也厚生即
書所謂利用厚生是也官爵班列之等死亡喪
葬之親民之所謀爲者不可不章顯之也必也
因民之所生而制節之如伍畝之宅樹之以桑
五十者可以衣帛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十者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之類是也因民所謀為而章顯之如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及喪禮衰功緦麻之有服棺槨衣衾之有制之類是也分田制祿之以實飲食聚會之相親使同鄉同里而相勸死亡喪葬而相救兵役出入而相從此民之所以勵也

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

使什伍之人如親戚之相救卒伯之士如明友

之相信止如堵墻言持重也動如風雨言迅速也車不結轍言務進而不務退士不旋踵言務勝而不務北此乃本戰之道也本戰者戰陣之本也

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

土地所以養民也城池所以守地也戰鬬所以守城也故務耕種者民不饑餒務固守者地不

傾危務戰鬪者城不被圍三者乃先王之本務也

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士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則衆不強器用不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

本務者唯兵最為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事焉委糧食也糧食積聚不多則士衆不行賞賚爵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不選簡則衆不強器用

不完備則力不壯刑賞不中節則衆不畏務此
五事靜能保守其所固動能成就其所欲
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陳欲堅發欲畢鬬欲齊
夫以居守之法而較攻出之法則居守欲持重
布陣欲堅固發伏欲併力而出戰鬬欲齊心而
進　愚按居攻出上下恐有闕文誤字
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
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
王者之國務富其民霸者之國務富其士僅存

之國富強傳之大夫將士之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言下

肯周貧恤匱勞賞軍士如後唐莊宗之類是也

所謂上溢而下漏禍患無所救矣

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

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

故曰舉爲賢德任使才能不用時日支干而事

自利申明法度審察號令不用蓍龜卜筮而自

獲吉貴有功者養有勞者不用禱祠神明而自

得福

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

又曰天時之吉不如得地之利得地之利不如得人心之和聖人所貴在人事而已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旺相之屬地利謂險阻城池之固人和得人心之和也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夫勤勞之師將必以己身先之盛暑之月不張
設傘蓋隆寒之月不重襲衣服遇險阻之地必
先下步三軍鑿井既成而將然後飲三軍炊爨
既熟而將然後飯三軍之壘既成而將然後舍
或勞或佚必以身與士卒同之若能如此出師
雖久而不老不弊

尉繚子直解卷第一

尉繚子直解卷第二

攻權第五

攻權者攻人之權法也攻人而知權變之法則攻而必取矣故取書義以明篇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

兵以安靜無譁而勝國以專一無二而勝兵之力分者則勢弱將之心疑者則下背

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

言將無脩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衂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

夫兵カ弱則進退不雄豪縱敵而不能禽矣將吏與士卒動静猶一身也上下之心既疑且背則上之計決而下不動下之人動決而上不禁衆人異口虛言為將帥者無脩整之容為士卒者無常試之職發動攻人必至敗衂是謂急疾憑陵之兵不足與戰鬬耳

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

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

將帥者譬如人之心也群下者譬如人之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實則四支百節必有力其心動以疑二則四支百節必違背夫為將帥者不以心制下為士卒者不以支節奉上雖勝敵但僥倖而勝也非攻權之道也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

夫民無兩畏者也畏我必輕侮於敵畏敵必輕侮於我所謂卒畏將甚於敵者勝卒畏敵甚於將者敗是也將見輕侮於下者敗將能立威於上者勝

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

凡將帥能其立威之道者吏必畏懼其將也將指大將而言吏如春秋時上軍大夫中軍大夫下軍大夫司馬及軍中有職掌者皆是也吏畏

懼其將者民必畏懼其百職事之吏也民畏懼
其吏者敵人必畏懼其民也
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
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
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
與威而已
是故能知勝敗之道者必先要知畏侮之權夫
不愛說其士卒之心者不為我用也不嚴畏其
士卒之心者不為我舉也愛在夫為下者之能

順威在夫為上者之能立也能愛故心不二有威故下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矣

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不然刑賞不足信也信在期前事在未兆

與人戰不能必勝不可以言戰陣之事攻人之城壘不能必拔不可以言攻取之事不如此雖用刑賞不足取信於人也信在於期前事在於未兆謂信當先期而孚於人事當未兆而預防之也

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

擊敵若救溺人

故士衆已聚不虛散也必欲成事立功兵卒已出不徒歸也必欲破軍擒將求敵人如求逃亡之子必務獲也擊敵人如救沉溺之人必務濟也

分險者無戰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

敵若分險而守是無戰心也若來挑戰者我無以全氣擊之若來鬬戰者我無以勝兵應之勝

恐作戲傳寫之誤耳挑戰鬪戰頗異挑戰者是以勇將獨出挑我之戰鬪戰者是以奇兵輕出與我鬪戰二者皆誘我之進也故不可以全氣盛兵應之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起爭私結怨應不得已怨結雖起待之貴後故爭必當待之息必當備之

凡挾義而戰者貴從我先起則我有義舉之名如禁暴救亂濟弱扶傾之類是也爭私忿而與人結怨應在不得已焉耳怨既結而兵雖當起

待之貴在後故與人爭必當待彼之先發息兵必當防彼之乘我

兵有勝於朝廷有勝於原野有勝於市井鬬則得服則失幸以不敗此不意彼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言非全也

兵有制勝於朝廷者如晏嬰破范昭之謀而晉不敢加兵於齊是也有制勝於原野者如韓信破趙取齊皆以野戰而勝是也有制勝於市井者如葉公子高入楚遇箴尹固與國人攻白公

而敗之是也若與彼鬬則有得彼若服降則有失僥倖以不敗耳蓋不意彼軍驚懼而曲勝之也曲勝者言非全勝也

非全勝者無權名故明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以兵必不求勝而勝也

非完全取勝於人者無威權之名故明哲之主戰攻之日合鼓合角節之以兵必不求勝而自然勝也合鼓者鼓之則進也合角者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也

兵有去備徹威而勝者以其有法故也有器用之
蚤定也其應敵也周其總率也極
兵有去守備徹威勢而取勝於人者以其有法
故也去守備者示之以不虞也徹威勢者示之
以怯弱也此蓋有器用之蚤定也其應敵也周
察其總率也極至
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萬人
而將已周已極其朝死則朝代暮死則暮代權敵
審將而後舉兵

故五人而為一伍十人而為一什百人而為一
卒千人而為一率萬人而立一將為法已周已
極其將朝死則朝令人代之暮死則暮令人代
之稱量敵人之虛實強弱審察將帥之智愚勇
怯然後舉兵而出戰

故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敵境卒
聚將至深入其地錯絕其道棲其大城大邑使之
登城逼危男女數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據一城
邑而數道絕從而攻之敵將帥不能信吏卒不能

和刑有所不從者則我敗之矣敵救未至而一城

已降

故凡集兵千里者期在旬日之内百里者期在

一日之内必要會集敵人之境卒已集將已至

然後深入其地交錯越絶其道路棲其大城大

邑使吾士卒登敵人之城邑逼敵人之危險彼

男女數重各逼地刑而攻要塞之處據守一城

邑而數道隔絶吾從而攻之敵將帥上下不能

相信吏卒大小不能相和齊之以刑又有不從

者則我必能敗之敵人救援未至而一城已降
服矣
津梁未發要塞未脩城險未設渠答未張則雖有
城無守矣遠堡未入戍客未歸則雖有人無人矣
六畜未聚五穀未收財用未斂則雖有資無資矣
夫城邑空虛而資盡者我因其虛而攻之
若敵人關津橋梁未曾開發要塞之處未曾脩
理城之溝塹樓櫓依倚而為險者未曾施設渠
答之具未曾張布則雖有城無守備矣渠答鐵

蒺藜也遠堡之兵未入戍邊之客未歸則雖有人如無人矣六畜在野者未曾聚集五穀成熟者未曾收穫財用在外者未曾斂藏則雖有資如無資矣夫城邑空虛而資財盡者我當因其空虛而攻擊之

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接以而致之此之謂也

兵法曰獨出獨入敵人不得與我接以而我能致之即此之謂也獨出獨入言無敵也

守權第六

守權者守城之權法也守城而有權變之法則守而必固矣故以名篇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亭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拆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

凡務守者若進而不據郭圉退而不設亭障欲以禦敵而戰非善用兵者也郭外城也圉邊鄙也進不郭圉如馬謖舍水上山不下據城是也

障藩蔽也退不亭障如頡利不虞李靖之至而為彼襲破之是也豪傑之人英俊之士堅固之甲鋒利之兵與勁弩強矢盡在城郭之中乃收窖廩之粟毀拆室廬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及半焉敵來攻者被傷之甚也然而世之為將者弗能知其守法如何耳

夫守者不失其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

聚土壤也誠為守也

夫守者欲不失其險者也固守之法每城一丈當用十人守之工作器用炊爨飯食皆不干與焉出戰者不守城守城者不出戰一人而當十人十人而當百人百人而當千人千人而當萬人故為城郭者非但勞費於民積聚土壤也誠為固守而為此城與郭也

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強矛戟稱之此守法也

千丈之城則萬人之城也一丈用十人千丈故用萬人池深浚而廣濶城堅固而慱厚士民完備薪食給足弩堅而矢強矛戟又稱之此固守之法也

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

攻城之卒不下十餘萬衆其在外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若在外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不可無外援也

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蠢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朞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

若彼城堅固而救者又誠心則雖愚夫蠢婦無不復蔽其城盡資財血類而守之城乃朞年之城言可守之而踰一周也是守之力有餘於攻者救之力有餘於守者此所以不可攻也

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蠢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英俊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於前

么麼毀瘠者并於後

若彼城雖堅固而救者不誠心則雖愚夫蠢婦無不守陴堞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開發其窖廩之粟而救撫之則亦不能止矣必鼓進其豪傑雄俊之人使堅甲利兵勁弩強矢并力於前么麼毀瘠之人并力於後期於出戰務在必勝

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

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若十萬之兵頓於城下救者必能開其圍守者必能奮而出出據要塞之處但救援其後無斷絕其糧道守者救者中外暗相接應此乃救而佯示之不誠也佯示之不誠則顛倒敵人而待之者後其壯士前其老弱彼敵無敢當其前守者亦皆出戰不得而止矣此乃守城權變之謂也

十二陵第七

陵喻其高也大也將帥有威有惠識機善戰善攻能守無過無困敬慎多智能除害能果斷十二事全備則可以憑陵敵國矣將帥多悔作孽偏私又多不祥不度不明不實固陋禍害危亡之事則卑鄙怯弱救敗之不暇況敢憑陵敵國乎此二十四事而只以前十二事為十二陵也其說未知是否

威在於不變惠在於因時機在於應事戰在於治
氣攻在於意表守在於外飾
立威在於不輕易變動施惠在於因時布恩機
謀在於應接事務戰鬪在治士衆之氣攻擊在
出敵之意表出意表則難禦固守務在飾其外
飾其外則難測
無過在於度數無困在於豫備慎在於畏小智在
於治大除害在於敢斷得衆在於下人
動無過舉者在於度數之精力無困德者在於

豫備之周敬慎在於畏其小者小者尚畏則大者可知智謀在於治其大者大者能治則小者可知除國之害在於敢斷如唐憲宗能斷而平淮西是也得衆之心在於以身下人如燕昭王之於郭隗是也此已上十二事為十二陵也

悔在於任疑孽在於屠戮偏在於多私不祥在於惡聞己過不度在於竭民財不明在於受間不實在於輕發固陋在於離賢禍在於好利害在於親小人亡在於無所守危在於無號令

作事悔在於任用其所疑作孽在於屠戮其無罪偏邪在於多私心不祥在於惡聞自己之過不祥身不迪吉也不度在於殫竭人民之財不度者無檢制也不明在於聽受讒邪離間之言不實在於輕易發動不實者事不務實而輕發也固陋在於離去賢德之人離賢則不聞善言所以執固鄙陋也禍生在於好愛貨利如紂積鹿臺之財而亡國之禍生智伯貪蔡皐狼之地而殺身之禍生是也害起在於親近小人小人

妨賢病國人君近之皆能為害如唐元宗用李林甫唐德宗用盧杞為害豈不博哉亡滅在於國家無所守危殆在於主將無號令此十二陵之反也

武議第八

武議者議論用武之道也以内有武議二字故取名篇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女子此皆盜也

凡行兵不攻擊無過之城不誅殺無罪之人夫殺戮人之父兄利他人之貨財臣妾他人之子女此皆謂之盜也

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故兵者所以誅戮暴亂之人禁止為不義者也兵之所加使為農者不離去其田業為賈衒者不離去其肆宅為士大夫者不離去其官府所

以然者由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附焉如晉文公伐曹顛頡焚僖負覊家而斬以徇宋曹斌取江南而市不易肆是也

萬乘農戰千乘救守百乘事養農戰不外索權救守不外索助事養不外索資

萬乘之國務農戰千乘之國務救守百乘之國務事養萬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一萬乘者千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一千乘者百乘之國其地可出兵車一百乘者農戰者且耕且戰也救

守者修整守備也事養者喜於養民也務農戰者不外索他人之權言權自足也務救守者不外索他人之助言器自備也務事養者不外索他人之資言財自足也

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夫出而器械不足以戰入而軍資不足以守者治之以交易之市收取財貨所以供給城守之具也萬乘之國若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言市亦可以取貨而供百乘之用也

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而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其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

故人主重將凡誅殺者所以章明威武也誅殺一人而三軍震動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悅者殺之殺之貴在大賞之貴在小罪當殺而雖貴重之人必殺之是所謂刑上究也賞及牧牛

之童養馬之人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寬賞

下流此將之威武也故為人主者當重將帥

夫將提鼓揮抱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

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興亡安危

應在抱端奈何無重將也

夫大將提鼓揮抱臨大難決戰於目前使士卒

兵相接而刃相角若鼓之而得其當軍必勝則

賞功於朝立名於世鼓之而不得其當軍必敗

則身死於敵而國亦亡是國家之興亡士衆之

安危應效在於抱端人君奈何無重將也抱擊

鼓搥也

夫提鼓揮抱接兵角以君以武事成功者臣以為

非難也

夫提鼓揮抱兵相接而以相角人君用武事成

大功者臣以為非難事也

古人曰無蒙衝而攻無渠答而守是謂無善之軍

視無見聽無聞由國無市也

古人有曰無蒙衝而攻敵無渠答而守國蒙衝

攻具也渠答鐵蒺蔾也無此二者是謂不善攻守之軍視無所見聽無所聞由國中無市也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百貨之官平估物價市物之賤者賣物之貴者以限節士人人日食粟一斗馬日食菽三斗人猶有饑色馬猶有瘠形

者是何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典之法也夫提攜天下之節制而不置主典百貨之官不可謂之能戰者也　愚謂尉繚治市之說不過掊克聚斂以富國強兵耳亦商鞅之學也後世如漢武帝時左庶長桑宏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賣貴買賤使富商大賈無所口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遂致天下財用豐足武帝巡狩所過賞賜金帛巨萬計皆足取焉而卜式因旱請誅宏羊者誠以掊克之臣為國斂怨聖帝明王焉

肯用之

起兵直使甲冑生蟣蝨必為吾所效用也鷙鳥逐

雀有襲人之懷入人之室者非出生也後有憚也

起兵直使士卒甲冑之中生蟣蝨必為我所效

用者畏將之威而不敢不盡力也如鷙鳥之逐

雀有襲人之懷者有入人之室者非出生而顧

就其死亦後有所畏憚耳

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

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

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能此合也

太公望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先祖嘗封於呂故又曰呂尚時年七十餘歲屠牛於朝歌朝歌紂所都也賣食於盟津盟津即孟津也過七十有餘而主不聽用人人皆為之狂夫聞文王作興乃西歸於周釣於渭水西伯出獵遇太公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文王崩子武王立乃東伐紂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太公善於武

議安能與文王武王如此之合也

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

故古人有言良馬有鞭策則千里之遠道可致

賢士有合於人君治世之大道可明

武王伐紂師度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

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

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

事脩不脩而然也

周武王東伐紂師渡盟津右秉白旄左仗黃鉞

敢死之士三百善戰之士三萬商紂之陳億萬

衆又有飛廉惡來二將多力善走身先以戟斧

遇戰陣開道百里周武王乃不罷士民兵不血

刄而紂之兵前徒倒戈自相攻殺遂勝商而誅

紂無他祥異也在人事之脩與不脩而然也

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

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

今世為將者不脩人事務考孤虛占咸池合龜

兆以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動欲以成勝立

功臣以為之難也孤虛者日辰不全也如甲子旬以戌亥為孤以辰巳為虛之類是也咸池者陰陽家以寅午戌月忌卯為咸池巳酉丑月忌午為咸池申子辰月忌酉為咸池亥卯未月忌子為咸池是也龜兆者用龜卜其吉凶之兆也星辰者五星十二次也風雲者審其風之逆順觀其雲之形狀也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於人

夫將者上不制於天時之順逆下不制於地勢

之險易中不制於人力之強弱不制於天如劉裕以往亡日出軍而勝燕公子心倒彗柄出戰而勝齊是也不制於地如鄧艾不以陰平為險而入蜀趙奢不以道遠險狹而破秦是也不制於人如宇文泰不以高歡兵衆而設奇取勝蕭王不以王尋勢盛而親犯中軍是也或曰不制於人謂不遙制於君也如李靖不奉詔迎突厥而破頡利是也蓋前說是無敵於前後說是無主於後於義皆通

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

故兵者凶惡之器也爭者悖逆之德也將者必死之官也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無天於上即上不制於天也無地於下即下不制於地也無主於後無敵於前即不制於人也以一將而提數萬之兵其威之猛如狼如虎其行之疾如風

如雨其聲之烈如雷如霆震震者動之疾而不可禦也冥冥者謀之秘而不可測也此所以天下聞之而皆驚焉

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以觸印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誠也

勝兵之形有似乎水夫水之性至柔弱者也然有所觸卯陵必為之崩摧此無他奇異也性專一而觸之誠也

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

天下莫當其戰矣

今以莫邪之鋒利犀兕之堅固三軍之衆有所以爲奇所以爲正則天下諸侯莫能當其戰矣

莫邪劒名犀兕皆獸名犀觧見吳子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其皮皆可爲甲

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故古人有言曰選舉賢德之人任用才能之士

不必拘以時日而事自利脩明法度審察號令

不必用其卜筮而自獲吉有功者以爵貴之有

勞者以祿養之不必禱於神祠而自得福古人

又曰天時之順不如地利之險地利之險不如

得人心之和古之聖人但敬謹人事而已

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

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

吳起為將與秦戰舍止之處不平隴畝古者為

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畎傍高

起者為隴苗葉以上稍耨隴草以附苗根則隴盡畝平而耐風與旱也此言吳起屯營舍止之處隴畝亦不平治恐勞衆也用樸樕蓋其所居以蔽霜露如此是何也不肯自高於人也樸樕者叢生小木也

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

乞貸人之死命不索自己之尊竭盡衆人之勇不責臣下之禮

故古者介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以煩也夫煩人

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

故古者介胄之士不拜於君前示人無已煩擾

也夫煩擾於人而欲其死命竭其勇力為我之

用自古至今未嘗聞也

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鼓

忘其身

夫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謂不有其家也張設

三軍次宿於野則忘棄其親謂不有其親也臨

敵決戰援抱而鼓則忘棄其身謂不有其身也

吳起臨戰左右進劒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刄此將事也一劒之任非將事也

吳起臨戰左右之人進劒欲起用之而戰起曰大將專主旗鼓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進則進臨大難決大疑揮兵指刄使士卒受敵而無敗此將之事也若夫一劒之任非將軍之事也昔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令諸將曰若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三至地則萬衆齊一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及戰

郝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少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颭其旗諸軍奔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遁去春秋時晉伐齊晉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

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抱而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此將專主旗
鼓之證也
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决川源
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
之
三軍既成行列一舍而後成三舍舍三十里也
三舍九十里之外如决川源莫之能禦望敵在
前各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吾則堊之堊所

以為白者也敵赤者吾則赭之赭所以為赤者也堊白色土赭赤色石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吳起與秦人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踰行而前獲取雙首而還吳起立使人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勇之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但非吾之號令乃斬之

將理第九

將理者爲將之理也篇内皆言理斷訟獄之事而首又有將理二字故以名篇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於一人夫能無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

凡將者理斷事務之官也萬物之主宰也不可偏私於一人夫將能無偏私於一人故萬物至而能制之萬物至而能命之物猶事也

君子不救囚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

善審囚之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

君子不拯救囚人於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去追也故善察囚人之情者不待箠楚而囚之情可畢矣

笞人之背灼人之脅束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

鞭笞人之背焚灼人之脅束縛人之指而訊問囚之情雖國士亦有不勝其酷毒而自誣者矣

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術雖有

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

今世諺有云有千金者不死有百金者不刑言以賄賂而求免刑罰也試聽用臣之術使人雖有堯舜之大智不能關一言家雖有萬金之富不能用一銖言智無所施而金無所用也

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弟兄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

今夫斷訟獄小圄不下十數人中圄不下百數人大圄不下千數人十人關聯百人之事百人關聯千人之事千人關聯萬人之事其所以關聯之者皆親戚兄弟也其次者皆婚姻之親也又其次者皆知識故人也獄者确也實确人之情偽也皐陶所作字從二犬取其善警吠正禦也圄者領也圄者禦也領錄囚徒而禁禦之夏曰夏臺商曰羑里周曰圄圄婿父曰婚女父曰姻婦女因人而成故曰姻又婦黨為婚兄弟之

黨為姻

是農無不離田業賣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

是為農者無不離其田業賣物者無不離其肆宅士大夫有職者無不離其官府如此關聯良善之民皆囚人之情也

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兵法有曰十萬之師出計一日之內該費千金

之重今良善之民十萬而關聯於囹圄之中而
上之人不能審察之臣以為危殆也

尉繚子直解卷第二

尉繚子直解卷第三

原官第十

原官者評論居官為治之本也如韓子原道原性之類

官者事之所主為治之本也制者職分四治之分也

官者百事之所司主為治之根本也治者以職分而別四民治之所以分也曰民者農工商賈各有職主之業也

貴爵富祿必稱尊卑之體也好善罰惡正此法會
計民之具也
貴之以爵富之以祿必與才德相稱分尊卑之
體也如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
德亮采有邦是也好愛其善者懲罰其惡者以
正明此法度乃會計萬民之器具也賞善罰惡
則善者勸而惡者戒所以為會計萬民之器具
也
均井地節賦斂取與之度也程工人備器用匠工

之功也
均平井地撙節賦斂取與之制度也程限工人預備器用匠工之功效也井地者一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而以中一百畝為公田也均之者蓋欲正經界而分田制祿也賦斂者兵賦畝稅也兵賦如周制一甸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畝稅如周人百畝而徹是也節之者蓋欲節用而薄其賦斂也匠木工也工如周禮工金之工工土之工是也

程之者考其程限而不使曠工廢事也器用者國家內外所用之器也備之者預先為之不致臨時有失也

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

分地而守塞其要害殄滅怪異禁止妖淫之事也

守法稽斷臣下之節也明法稽驗主上之操也

執守國法稽其果斷乃臣下所秉之節也脩明法度稽考效驗乃主上之所操執也

明主守等輕重臣主之權也明賞賚嚴誅責止姦
之術也
明察主守之人等別輕重之職人臣司主之權
也明賞賚以勸有功嚴誅責以罰有罪止息姦
惡之術也
審開塞守一道為政之要也下達上通至聰之聽
也
下之情得以上達上之情得以下通則事無壅
蔽乃至聰之聽也聰者耳無所不聞也聽者耳

之所司也

知國有無之數用其仂也

知國家有無財貨之數用其仂也仂者什一也

言以什一之數而計算其有無也

知彼弱者強之體也知彼動者靜之決也

知彼軍之怯弱者以吾有強之體也吾強則知彼之弱知彼軍之欲動者以吾守靜之果決也吾靜則知彼之動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術也俎豆同制天子之會也

百官分別文職武職惟王者為政之二術也古者文武一道至此則文自文武自武矣俎豆禮器也俎載牲體豆盛菹醯同制者言制度皆無異也天子之會者天子用之會諸侯也

遊說間諜無自入正議之術也

遊說之士間諜之人無自而入乃正議者言凡有所議皆出於正而邪說不得干其中也

諸侯有謹天子之禮君民繼世承王之命也

諸侯有謹守天子之禮君主下民繼續先世必

承奉天子之命也

更號易常違王明德故禮得以伐也

更改作為移易常度違背天子之明德故於禮得以征伐之也

官無事治上無慶賞民無獄訟國無商賈何王之至明舉上達在王垂聽也

官無事治者言官無事可治見其暇也上無慶賞者言民皆善而無所事於慶賞也民無獄訟者言民皆不為惡也國無商賈者言民皆務本

而不趨末也何王之至者言何其王道之極至也明舉賢才達之於上在王者之垂聽也或曰何王之至言民安事治何王至其國而伐之未知是否

治本第十一

治本者為治之根本也以篇內有治失其本四字故取治本二字以名篇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芸耨妻在機杼夫

無二事則有儲蓄

尉繚子設為問答之辭云凡國家治人之道如何曰非稻黍稷麥菽五種之穀無以充其腹非絲帛麻布無以蓋其形故充飽其腹有五穀之粒掩蓋形體有絲麻之縷為夫者在外而事芸耨為妻者在內而事機杼使民但務農業無二其事則國家倉庫有儲蓄矣

夫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

為夫者無使為雕文刻鏤之事雕文刻鏤傷農

事者也為女者無使為繡飾纂組之作繡飾纂組害女工者也雕文者雕琢為文也鏤鋼鐵也以鋼鐵刻鏤成文也組綬也纂以組而赤

木器液金器腥

木之為器有液金之為器有腥此即雕文雕鏤之器用以盛飲食者也

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故古之聖人飲於土食於土謂飲食皆用瓦器也故陶人埏埴以為飲食之器用天下無費矣

埏者擊也埴者粘土也
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
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
今也金木之性不知有寒而皆衣之以繡飾馬
牛之性但知食草飲水而皆給以菽粟當時魏
侯僭王上下習以奢侈金木之器衣以繡飾馬
牛皆給菽粟尉繚故言此是國家之治失其根
本而宜設制以禁之也
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

裋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

春夏為夫者出於南畝以務農業秋冬為婦者練於布帛以勤女工則民不貧困矣今為民者裋褐不能蔽其形糟糠不能充其腹是其為治之失也裋裋童豎所著短衣也褐毛布賤者之服也

古者土無肥墝人無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寒饑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

古者田土無肥沃墝瘠人民無勤謹怠惰言土
皆收而人皆足無有肥墝勤惰之分古人之治
如何而得令人之治如何而失邪令之耕有不
盡畝者織有日斷機者言耕織之不盡力將奈
何饑與寒乎蓋古治之必行令治之中止也
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
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饑其饑故如有子十人
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
敗善類乎

夫所謂治者使民皆無私則雖天下之廣為一家而夫無私耕婦無私織共寒其身之寒共饑其腹之饑故如一家有子十人亦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亦不損一飯焉有喧譁叫呼酖嗜於酒以敗壞善類乎

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形治烏有以為人上也

民相效以輕佻則私欲之心與爭奪之患起矣

強橫生於一夫則民家私飯皆有儲積之食民家私用皆有儲積之財民一犯禁令而拘執以形治烏有以為人上之道也

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

善為國政者執其法制使民無私為之事在下者不敢私有所作為則無為非法者矣

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

治之至也

反求根本緣飾以理使政出乎一道則民之欲心去而爭奪止囹圄之囚空虛原野之民充滿倉廩之粟盛多安定庶衆懷柔遠人在外無天下之難在内無暴亂之事此治平之至也

蒼蒼之天莫知其極帝王之君誰爲法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己者也

蒼蒼之天莫知其道妙之極自古人君爲帝爲王者果誰爲之法則乎蒼蒼者遠而視之其色

蒼蒼然也天以其形體言也莫知其極即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也王三王夏禹商湯周之文武也往世不可及者謂往之聖賢不可得而及也來世不可待者謂來世之聖賢不可得而待也然今之為君者又何求乎反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所謂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無敵此天子之事也

所謂天子者有四焉一曰神明神明者神妙昭明變化無測如帝堯乃聖乃神是也次二曰垂光垂光者垂示光華著顯天下如文王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是也次三曰洪叙洪叙者洪大人倫之叙如洪範所謂彝倫攸叙是也次四曰無敵無敵如孟子所謂天下無敵是也已上四者皆天子之事也

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

在野之物不可為犧牲以獻宗廟駁雜之學不

可為通儒以任大政色純曰犧卜得吉未殺曰牲物野獸也

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

今說者皆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言無厭也三尺之泉足可止三軍之渴言知足也臣謂人之貪欲生於無節度邪僻生於無禁止

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

故太上之君在神化神者化行天下神妙不測如易所謂神而化之是也其次者因物因物所謂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是也其下者在於無奪民農務之時無損民生養之財即所謂不違農之時不竭民之財者是也

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夫禁天下之為惡者必以武而成武兵刑也賞天下之為善者必以文而成文德澤也

戰權第十二

戰權者陳權變之法也以書內有戰權二字故以名篇

兵法者千人而成權萬人而成武權先加人者敵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敵無威接

兵法有曰兵至千人而成權兵至萬人而成武權先加於人者敵不能以力與我交武先交於人者敵不能以威與我接

故兵貴先勝於此則勝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彼矣凡我往則彼來彼來則我往相為勝敗此戰之

理然也

故兵貴先制勝於此則能制勝於彼弗能制勝於此則弗能制勝於彼矣凡我往則彼必來彼來則我必往交互攻擊相為勝敗此戰陳之理如此也

夫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有者無之無者有之安所信之

夫人之精誠在乎神明之所主神明盛則精誠亦至心者神明之所舍也戰權在乎兵道之所

極此道字謂兵家戰陳權變之道極謂道之極

致也有者示之無無者示之有使敵安所信之

言不可信我之必有必無也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正去詐存其慈順決無留刑

先王之所傳聞者任用正人除去姦詐存其慈

順之心所以決無留滯之刑也

故知道者必先圖不知止之敗惡在乎必往有功

輕進而求戰敵復圖止我生而敵制勝也

故知戰道者必先圖謀不知止之敗古者逐奔

不遠從緩不及是知止而無敗者也若龍且龎
涓李陵之徒是不知止而致於敗者也惡在乎
必往而欲有功輕進而求與人戰若輕進而求
與人戰敵反謀止我生路而制勝矣甚言不可
輕進而求戰也
故兵法曰求而從之見而加之主人不敢當而陵
之必喪其權
故兵法有曰彼來求我則以兵從之見彼虛實
之形則以兵加之主人之勢力不敢當而爲客

者欲陵之必喪失其權矣

凡奪者無氣恐者不可守敗者無人兵無道也意往而不疑則從之奪敵而無前則加之明視而高居則威之兵道極矣

凡見奪於人者士卒無氣也士卒以氣為主令先為人所奪與無氣同也衆心恐懼者則不可以守凡守欲壯吾士氣堅吾衆心令衆先恐懼則心不堅安可守乎衆敗北者是將無人也無人者非實無人雖有其人不能料敵制勝與無

人同也兵無一定之道意徃而不疑惑則以兵
從之奪彼之意而彼無敢前者則以兵加之明
吾視而下無所蔽高吾居而下無所隱則可以
威服人兵之道可謂至極矣
其言無謹偷失其陵犯無節破矣
此一段疑有闕文誤字不可強解
水潰雷擊三軍亂矣
如水之潰如雷之擊乘彼三軍之亂矣
必安其危去其患以智決之

必安其危險去其患難以智謀果決之
高之以廊廟之論重之以受命之論銳之以踰垠
之論則敵國可不戰而服
高之以廊廟之論者廟算必欲其勝也重之以
受命之論者委任必欲其專也銳之以踰垠之
論者深入敵境戰功必欲其成也如此則敵國
可不戰而自服也
重刑令第十三
重刑令者言行軍重為之刑令也刑令重

則士卒無逃亡者書內有重刑二字故以名篇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國賊身戮家殘去其籍發其墳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於官

將自千人以上有戰而奔北守而降人離地而逃衆命曰國之賊也戮其身而殘其家去其名籍發其墳墓暴其骨于市中男女皆公於官男為奴而女為婢也

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北守而降離地逃衆命曰軍賊身死家殘男女公於官使民內畏重刑則外輕敵

自百人以上有戰而奔北守而降人離地而逃衆命曰軍之賊也戮其身而殘其家男女皆公於官使民內畏我之重刑則外輕敵矣

故先王明制度於前重威刑於後刑重則內畏內畏則外堅矣

故古先哲王明制度於前使上下有禮重刑威

於後使士衆不犯威刑重則內畏主將內畏主將則于外必堅固矣

伍制令第十四

伍制令者伍制有令也以書內皆論伍制故以名篇

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

軍中之法制五人為一伍伍自相保也十人為

一什什自相保也五十人為一屬屬自相保也百人為一閭閭自相保也一伍之中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揭與許同首於官也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弗揭全伍皆有誅責之罪

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

一什之中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弗揭全什有誅責之罪一屬之中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若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不揭全屬皆有誅責之罪一閭之中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若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弗揭全閭皆有誅責之罪

吏自什長以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

自什人之長以上至於左右二副將上下皆要相保也若有干令犯禁者一人能揭之免於罪知有干令犯禁之事而弗揭者上下皆與犯人同其罪

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夫什伍相固結上下相聯屬無有不得之姦人無有不揭之罪人雖為父者不得以私其子為

兄者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中之人聚舍而同

食烏能以干令之罪而相私者哉此亦衛鞅令

民為什伍而相口司連坐之意

分塞令第十五

分塞令者分其地而塞其處使不得通也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方之以行垣而無通

其交往將有分地帥有分地伯有分地皆營其溝

洫而明其塞令

中軍左右前後軍皆有地分周之以行垣無使

通其交往將有分地帥亦有分地伯亦有分地

皆經營四周之溝洫而彰明其塞令

使非百人無得通非其百人而入者伯誅之伯不

誅與之同罪

使非百人之數無得交通非其百人之數而擅

入者伯長得誅之伯長容而不誅與之同罪

軍中縱橫之道百有二十步而立一府柱量人與

地柱道相望禁行清道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

軍中縱橫之道路每一百二十步而立一府柱

量人之多寡與地之廣狹柱道相望禁止人行

用以清道若非將吏之符節不得通行

采薪芻牧者皆成行伍不成行伍者不得通行吏

屬無節士無伍者橫門誅之踰分干地者誅之故

內無干令犯禁則外無不獲之姦

采薪芻牧之人出入皆使成行列不成行列者

不得通行其路若吏屬之人進止無節士卒出

入無伍者皆橫門而誅之踰己之分犯人之地

者亦誅之故內無干令犯禁之人則外無不獲

之姦矣亦商鞅之學也

尉繚子直解卷第三

尉繚子直解卷第四

束伍令第十六

束伍令者約束布伍之令也以首有束伍之令字故以名篇

束伍之令曰五人為伍共一符收於將吏之所亡伍而得伍當之得伍而不亡有賞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殘

約束伍法之令有曰五人為一伍共用一符符即問對所謂符籍是也收於將吏之所若與人

戰失吾一伍而得人一伍者當之得人一伍而
不失吾之伍者有賞失吾一伍而不得人之伍
者戮其身而殘其家
亡長得長當之得長不亡有賞亡長不得長身死
家殘復戰得首長除之
長者十人之長曰什百人之長曰伯是也失吾
一首長而得人一首長當之得人一首長而不
失吾之首長者有賞亡吾一首長不得人之首
長者戮其身而殘其家若欲復戰得人之首長

者除其罪
亡將得將當之得將不亡有賞亡將不得將坐離
地逭逃之法
將者千人之將萬人之將也失吾一將得人一
將當之得人一將不失吾將者有賞失吾之將
不得人之將坐以離地逭逃之法
戰誅之法曰什長得誅十人伯長得誅什長千人
之將得誅百人之長萬人之將得誅千人之將左
右將軍得誅萬人之將大將軍無不得誅

戰誅之法有曰什長得誅所管之十人伯長得
誅所管之什長千人之將得誅所管百人之長
萬人之將得誅所管千人之將左右將軍得誅
萬人之將大將軍則無所不得誅也

經卒令第十七

經卒令者經理士卒之禁令也以首有經
卒令字故以名篇

經卒者以經令分之為三分焉左軍蒼旗卒戴蒼
羽右軍白旗卒戴白羽中軍黃旗卒戴黃羽

經卒者以經理士卒之禁令分令之為三分焉
左一軍用蒼色之旗即左青龍也其卒首戴蒼
色之羽右一軍用白色之旗即右白虎也其卒
首戴白色之羽中一軍用黃色之旗其卒首戴
黃色之羽尉繚之法止分軍為左右中者意當
時魏國止有三軍與

卒有五章前一行蒼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黃章
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卒有五色章號前一行用蒼色之章蒼色木也

木生火故次二行用赤色之章赤色火也火生土故次三行用黄色之章黄色土也土生金故次四行用白色之章白色金也金生水故次五行用黑色之章黑色水也

次以經卒亡章者有誅

次以經卒之令若亡失章號者皆有誅

前一五行置章於首次二五行置章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胷次四五行置章於腹次五五行置章於腰如此卒無非其吏吏無非其卒見非而不詰

見亂而不禁其罪如之

前一五行置章號於首五行則蒼赤黃白黑之章皆具焉次二五行置章號於項次三五行置章於胷次四五行置章號於腹次五五行置章號於腰若能如此卒無所非其吏吏無所非其卒若將吏見士卒之非而不詰問見士卒之亂而不禁止其罪亦如之言與為非作亂者同罪也

鼓行交鬬則前行進為犯難後行退為辱衆踰五

行而進者有賞踰五行而後者有誅所以知進退先後吏卒之功也

鼓行而前與敵交鬬則前行勇而進者為之犯難後行進舊本作後行退今從之謂後行怯而退者為之辱衆踰越五行而前進者有賞踰越五行而後退者有誅所以能知進退先後乃吏卒之功也

故曰鼓之前如雷霆動如風雨莫敢當其前莫敢躡其後言有經也

故曰鼓之而前如雷霆之迅疾麾之而動如風雨之暴驟莫有人敢當其前莫有人敢躡其後言其有經令也

勒卒令第十八

勒卒令者勒士卒之令使不得諠譁失次也

金鼓鈴旗四者各有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鈴傳令也旗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奇兵則反是

金鼓鈴旗四者用之各有法鼓之則前進重鼓則奮而擊金之則住止重金則斂而退鈴用之傳令也旗麾之而左則軍皆左麾之而右則軍皆右奇兵則反此道

一鼓一擊而左一鼓一擊而右一步一鼓步鼓也十步一鼓趨鼓也音不絶鶩鼓也商將鼓也角帥鼓也小鼓伯鼓也三鼓同則將帥伯其心一也奇兵則反是

一鼓一軍擊而左一鼓一軍擊而右兵行一步

而一鼓者步鼓也十步而一鼓者趨走之鼓也
音不斷絶者馳騖之鼓也商西方金音也故為
將鼓角東方木音也故為帥鼓小鼓伯長之鼓
也三鼓音同則將帥伯其心齊一也奇兵則反
此道

鼓失次者有誅諠譁者有誅不聽金鼓鈴旗而動
者有誅

鼓音失其次序者有誅士衆諠譁者有誅士衆
不聽金鼓鈴旗而擅動者有誅

百人而教戰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有分有合為大戰之法教成試之以閱

百人教之戰教成合之於千人千人教成合之於萬人萬人教成會之於三軍三軍之衆則有分有合而為大戰之法三軍教之既成試之以大閱

方亦勝圓亦勝錯斜亦勝臨險亦勝敵在山緣而從之敵在淵沒而從之求敵如求亡子從之無疑

故能敗敵而制其命

方陣亦勝圓陣亦勝錯斜之形亦勝如前所謂鋸齒亦勝是也臨險地亦勝敵人若在山則緣而從之敵人若在淵則沒而從之求敵人若求亡失之子從之無所疑惑故能敗敵而制其生死之命

夫蚤決先定若計不先定慮不蚤決則進退不定疑生必敗

夫用兵在蚤決先定若計不預先而定慮不蚤

為之決則進退之心不定疑惑之心生而軍必敗矣

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

故正兵貴在先奇兵貴在後或奇反在先正兵反在後乃制敵之法也

世將不知法者專命而行先擊而勇無不敗者也

今世之將不知奇正相變之法專命而自行言不從善也先擊而恃勇言無深謀也故無不敗者也

其舉有疑而不疑其往有信而不信其致有遲疾而不遲疾是三者戰之累也

其舉動本有所疑而反不疑其往本有所信而反不信其致人本當有遲疾而不能遲疾此三者為戰之累也

將令第十九

將令者大將所行之令也令嚴則下不犯而衆心一衆心一則能取勝於敵矣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

授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

將軍受命之日人君必先謀於祖廟行令於朝廷君親身以斧鉞授之大將曰左軍右軍中軍皆有分守之職踰越職分而上請者死軍中無二令二令者誅稽留君令者誅亡失君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

將軍既受君命則告於衆曰出國門之外期以

日中設營表於轅門期之如過時後至者則坐以法如穰苴與莊賈期而賈後至斬之是也表柱也轅門者軍止宿之處次車以為藩仰車以其轅表門也

將軍入營則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有敢不從令者誅

將軍入營則閉門軍門清道路有敢擅行者誅之有敢高言諠譁者誅之不從號令者誅之

踵軍令第二十

踵者足後追迹繼踵也踵軍繼後之軍也

首有踵軍二字故以名篇

所謂踵軍者去大軍百里期於會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合之表合表乃起踵軍饗士使為之戰勢是謂趨戰者也

所謂踵軍者相去大軍一百里期於會戰之地為三日熟食前軍而行為戰陣會合之表柱會合表柱乃起踵軍然後饗食士卒使為戰陣之勢此所謂趨戰者也

興軍者前踵軍而行合表乃起去大軍一倍其道去踵軍百里期於會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備分卒據要害戰利則追北按兵而趨之踵軍遇有還者誅之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內者勝也

興軍者前踵軍而行會合表柱乃起相去大軍一倍其道踵軍去大軍百里興軍比踵軍加一倍也故興軍又與踵軍相去百里期於會戰之地為六日熟食使為戰陳之備分士卒據守要害之地戰利則追其敗北者當按兵而趨之勿

使軍亂而不齊也踵軍在後遇有退還者誅之
所謂諸將之兵在四奇之内者勝也
兵有什伍有分有合豫為之職守要塞關梁而分
居之戰合表起即皆會也大軍為計日之食起戰
具無不及也令行而起不如令者有誅
兵有什有伍有分有合豫先為之職主使守要
塞關梁而分居之戰合而表起即諸軍皆會也
大軍為計日之食亦起合用之戰具無不及也
各軍俱要聽大將之令行而起不如令者則有

誅

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踵軍既行則四境之民無得行者

大凡稱分塞者四境之內當興軍與踵軍既行之時則四境之民無敢得行者恐泄吾情也

奉王之命授持符節名為順職之吏非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合表起順職之吏乃行用以相參故欲戰先安內也

奉王之命令授持符節此名為順職之吏非是

順職之吏而行者誅之戰既合表既起順職之

吏乃行用之以相參故欲戰必先安内也

尉繚子直解卷第四

尉繚子直解卷第五

兵教上第二十一

兵教者教兵之法也以其文辭衆多故分為上下篇

兵之教令分營居陳有非令而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前行教之後行者後行教之左行者左行教之右行者右行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弗教如犯教之罪羅地者自揭其伍伍內互揭之免其罪

兵之教令三軍各分營居陳有非將令行擅自進退者加犯教之罪前行者使前行之長自教之後行者使後行之長自教之左行者使左行之長自教之右行者使右行之長自教之教舉五人其甲首有賞甲首即各行之長也不教者如犯教之罪羅地二字未詳或曰犯禁者也謂有犯禁者當自揭其伍伍内互相告揭之則免其罪

凡伍臨陳若一人有不進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

者之罪凡什保什若亡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如犯法之罪自什以上至於裨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如犯法者之罪

凡伍臨陳若其中一人有不前進致死於敵者則教者亦如犯法者之罪凡什自保其什若亡失一人而九人不盡死於敵則教者亦如犯法者之罪自什以上至於偏裨之將有不若法者則教者亦如犯法者之罪

凡明刑罰正勸賞必在乎兵教之法

凡明刑罰以懲其罪正勸賞以旌其善必在乎

兵教之法

將異其旗卒異其章左軍章左肩右軍章右肩中軍章胷前書其章曰某甲某士前後軍各五行尊章置首上其次差降之

每將各異其旗每卒各異其章左軍置章於左肩右軍置章於右肩中軍置章於胷前書其章曰某甲下某士此左右中三軍而章亦分左右中三也前後章各五行尊章置之於首上其次

行則差降之此五行之章各異如前所謂置之於首項胷背腰也

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鼓以瓦為金以竿為旗擊鼓而進低旗則趨擊金而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擊而坐

令伍長教其四人以板為之鼓以瓦為之金以竿為之旗擊鼓而使之進低旗則使之趨擊金而使之退麾而左則左麾而右則右金鼓俱擊而跪坐

伍長教成合之什長什長教成合之卒長卒長教成合之伯長伯長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將裨將教成合之大將大將教成陳於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陳去表百步而決百步而趨百步而騖習戰以成其節為之賞罰

伍長教成四人合之於什長什長教成合之於卒長卒長教成合之於伯長伯長教成合之於兵尉兵尉教成合之於裨將裨將教成合之於大將大將教成布陳於中野設置大表柱三百

步而一既布陣去表柱百步而決戰百步而趨走百步而馳鶩習戰陳之法以成其節制為之賞為之罰以懲有過勸有功也

自尉吏而下盡有旗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之爵以明賞勸之心

自尉吏而下至於伍長盡有旗若戰勝得旗者各視其所得者之爵以明其賞勸之心

戰勝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罰正罰者所以明賞也

戰勝在乎立軍威立軍威在乎衆戮力衆戮力在乎正刑罰正刑罰者所以明勸賞也

令民背國門之限決死生之分教之死而不疑者有以也

令民離背國門之限斷決死生之分敎之死而心不疑懼者良有以也

令守者必固戰者必鬬姦謀不作姦民不語令行無變兵行無猜輕者若霆奮敵若驚舉功别德明如白黑令民從上令如四支應心也

令守者必堅固戰者必勇鬬姦邪之謀不興作姦邪之民不相語號令行而無變更兵衆行而無猜疑輕者如雷霆之迅正義曰人馬不帶甲曰輕兵春秋左傳作輕音去聲義亦通奮擊敵人若震驚之疾舉有功別有德明顯如白黑之色使民聽從在上之令如兩手兩足之應心也前軍絕行亂陳破堅如潰者有以也此之謂兵教所以開封彊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

前軍絕人之行亂人之陳破人之堅如水之潰

漏橫暴四出而不可止者良有以也此之謂兵
教之法所以能開拓封疆保守社稷殄除患害
成就武德也

兵教下第二十二

臣聞人君有必勝之道故能并兼廣大以一其制
度則威加天下有十二焉

臣聞為人君者有必勝之道故能幷兼海宇之
廣大以混一其制度則威加於天下有十二事
焉

一曰連刑謂同罪保伍也

初一曰連其刑罰使士卒同罪而相保一伍之人也

二曰地禁謂禁止行道以網外姦也

次二曰地有所禁謂禁止士卒所行之道以網羅外姦也

三曰全車謂甲首相附三五相同以結其聯也

次三曰全車謂甲首相親附三五相和同以固結其班聯也周禮地官族師十家為聯車字恐

誤

四曰開塞謂分地以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

次四曰有開有塞謂分地以界限各死其職而堅守也

五曰分限謂左右相禁前後相待垣車為固以逆以上也

次五曰分守界限謂左右相禁止前後相守待藩垣環車為固用以逆敵用以止舍也

六曰號別謂前列務進以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

不次也

次六曰張號有別謂前列務進以分別其後者不得爭先登不次其次也

七曰五章謂彰明前列始卒不亂

次七曰卒用五章五章說見前謂彰明行列始終不亂也始恐作使謂使士卒不亂也

八曰全曲謂曲折相從皆有分部也

次八曰全其部曲謂曲折往來使之皆有分部也

九曰金鼓謂興有功致有德也

次九曰鳴金伐鼓謂興其有功致其有德也

十曰陳車謂接連前矛馬冒其目也

次十曰設布陳車謂接連前矛使不絕也馬冒其目使不驚也

十一曰死士謂衆軍之中有材智者乘於戰車前後縱橫出奇制敵也

十一曰選用敢死之士謂衆軍之中有材能智謀者乘於戰車使馳而前後縱橫出奇以制敵

也

十二曰力卒謂經其全曲不麾不動也

次十二曰選取有力之卒謂經理旌旗全其部曲將不指麾不使擅動也或曰力當作勤謂勤其士卒麾之而動不麾不動也亦通

此十二者教成犯令不舍兵弱能強之主卑能尊之令弊能起之民流能親之人衆能治之地大能守之國車不出於閫組甲不出於櫜而威服天下矣

此已上十二事者教之既成有敢犯令者不舍

若如此兵怯弱者能強之主勢卑者能尊之號

令弊者能起之民流離者能親之人衆多者能

治之地廣大者能守之闠兩旁挾門短限也組

甲漆甲成組文也春秋左傳組甲三百是也櫜

甲衣也言國中之車不出於闠漆組之甲不出

於櫜而威能制服天下矣

兵有五致為將忘家踰限忘親指敵忘身必死則

生急勝為下

兵有五致致猶委致也既為將帥則忘其家謂委致其家不有其家也踰敵之界限則忘其親謂委致其親不有其親也指敵之陳則忘其身謂委致其身不有其身也必欲致死則幸而生急欲取勝則務為下下謙卑也凡將驕者敗而謙下戒謹者勝此所謂五致也

百人被刃陷行亂陳千人被刃擒敵殺將萬人被刃橫行天下

百人被刃則陷人之行亂人之陳千人被刃則

能擒取敵人殺戮將士萬人被刃則能橫行天下

武王問太公望曰吾欲少間而極用人之要望對曰賞如山罰如谿太上無過其次補過使人無得私語諸罰而請不罰者死諸賞而請不賞者死伐國必因其變示之財以觀其窮示之弊以觀其病上乖下離若此之類是伐之因也

昔日周武王問太公曰吾欲少間諜而極用人之要呂望對曰視賞如登山之高視罰如谿水

之深太上之人自無過舉其次者貴於補過使下人無得私語而議上諸罰有罪而請不罰者死諸賞有功而請不賞者死伐人之國必因其國之有變而伐之示之財貨以觀其國之窮否示之困弊以觀其人之病否彼在上者乖張而在下者離散此伐國之因也

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餘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

凡興師必先審察內外之權以計度其去處兵或有備或有闕糧食或有餘或不足較量其所出入之道路然後興師伐人之亂必能入其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廣而人寡者則絕其阨地窄而人衆者則築大堙以臨之無喪其利無奪其時寬其政夷其業救其弊則足以施天下

土地大而城池小者必先收取其地城大而土地窄者必先攻取其城土地廣而人民少者則

斷絕其險阨之處彼人少則必守阨土地窄而人民衆者則築大堙乘高以臨之彼雖衆亦可制之也無喪失其便利之處無奪其農務之時寬吾之政令平民之生業救人之困弊則足以施布於天下

今戰國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兩自兩而師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驕侈謀患辯訟吏究其事累且敗也

今戰國諸侯相攻以己勢力之強大伐人之有

德自伍而至於兩五伍為兩自兩而至於師五旅為師不專一其號令率使人民之心不定徒尚驕傲奢侈謀生患害辯訟使吏推究其事累且敗也

日暮路遠還有剉氣師老將貪爭掠易敗

日已暮路又遠軍還有剉衂之氣師久而老將貪於得爭掠取人之財者易為之敗

凡將輕壘卑衆動可攻也將重壘高衆懼可圍也

大凡將帥輕寇而營壘卑下衆心搖動者可攻

而取之也將帥持重營壘高厚衆心畏懼者可

圍而困之也

凡圍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者矣

凡圍城必開其小利使漸夷弱則節各有不食

者矣此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

衆夜擊者驚也衆避事者離也待人之救期戰而

戲皆心失而傷氣傷氣敗軍曲謀敗國

士衆夜自相擊者驚也如周亞夫平吳楚軍中

夜驚是也士衆遇事相避者心離也等待人之

救援期與之戰而迫蹙者皆失心而傷氣者也心主謀而氣主鬭失心傷氣安能設策而進戰傷氣者自敗其軍曲謀者自敗其國曲一偏也謀徇一偏失心者也

兵令上第二十二

兵令者用兵之禁令也取書中兵有常令摘二字以名篇

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亂本仁義焉戰國則以立威抗敵相圖而不能廢

兵也

兵者凶惡之器也爭者悖逆之德也事必有所

本故王者征伐暴亂之國必本仁義焉者荀卿

論兵以仁義為本陳囂問之卿曰仁者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禮故惡人之□之也故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

今戰國諸侯則以立威抗敵相圖□□□□□

兵也

兵者以武為桓以文為□武為□文為□□審此

二者知勝敗矣

兵者以威武為植以文□為□□□□□□□

武也威武為□以□□□□□□□□□□□

能審料此二者知勝敗之勢矣

文所以視利害□安危武所以□□□□□□也

文所以審視利害有利則□有害則□□□□

民安則治民□□□武所以□□□□□□□

畏効力攻守而□所□也

專一則勝離□則□□以察□□□□□□□□

畏將甚於敵者勝□□□甚於□□□□□□□

敗者稱將於敵也敵與將猶□□□□□□□□

疾則亂

衆心專一則靜衆心□□則□□□□□□□

鋒刃以疏則□士卒□□□□□□□□□□

士卒畏懼敵人甚於將帥□□□□□□□□

者稱吾將帥於敵也敵人於將帥譬猶權衡焉

權稱錘也衡稱桿也猶權衡者蓋欲稱較其輕

重也將帥安靜則士卒治將帥暴疾則士卒亂

出卒陳兵有常令行伍疏數有常法先後之次有適宜常令者非追北襲邑攸用也前後不次則失也亂先後斬之

數當作促如數噐之數密也出卒陳兵有一定之令行伍疏密有一定之法先後之次序有適宜常令者非追逐奔北襲取城邑所用也前後之序不次則失也亂先後者必斬之

常陳皆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夫內向所以顧中也外向所以備外也立陳所以行也

坐陳所以止也立坐之陳相參進止將在其中坐之兵劒斧立之兵戟弩將亦居中

常陳皆要向敵有內向有外向有立陳有坐陳內向者所以顧其中也外向者所以備其外也立陳所以欲行也坐陳所以欲止也立坐之陳要相參其進止而將在其中主之坐陳之兵用劒與斧便其擊也立陳之兵用戟與弩欲及遠也將亦居其中主之

善御敵者正兵先合而後扼之此必勝之術也

善能御敵者以正兵先合戰而後以奇兵扼之

此乃必勝之術也

陳之斧鉞飾之旗章有功必賞犯令必死存亡死生在抱之端雖天下有善兵者莫能禦此矣

陳設之以斧鉞華飾之以旗章有功者必以賞犯令者必用死國之存亡兵之死生在將之抱端若能如此雖天下有善用兵者莫能禦此矣

矢射未交長刃未接前譟者謂之虛後譟者謂之實不譟者謂之祕虛實者兵之體也

矢射未曾相交長以未曾相接前譟呼者謂之虛後譟呼者謂之實不譟呼者謂之祕密其虛實而不外泄也故虛與實者用兵之體也

兵令下第二十四

諸去大軍為前禦之備者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聞大軍為前禦之備戰則皆禁行所以安內也

諸離去大軍為前禦之備者皆邊縣列候各相去三五里之遠聞大軍為前禦之備若戰則皆禁人行所以先安其內也

内卒出戍令將吏授旗鼓戈甲發日後將吏及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法兵戍邊一歲遂亡不候代者法比亡軍父母妻子知之與同罪弗知赦之

内卒出戍於邊令將吏授以旗鼓戈甲發之日若後於將吏出縣封界者以坐後戍者之法兵戍邊一歲當代遂逃亡不等候代者法比於逃亡之軍父母妻子知逃亡之情與犯人同罪弗知情者赦之

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同罪卒

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執及不言亦同罪

士卒後將吏而至大將所一日父母妻子盡與犯人同罪卒逃歸至家一日父母妻子知而弗捕執及不告言者亦與犯人同罪

諸戰而亡其將吏者及將吏棄卒獨北者盡斬之前吏棄其卒而北後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賞軍無功者戍三歲

諸戰而士卒逃亡其將吏者將吏棄其士卒而獨北者盡斬之前行將吏棄其卒而北後行將

吏能斬之而奪其卒者有賞軍無功者謫戍三
年

三軍大戰若大將死而從吏五百人以上不能死
敵者斬大將左右近卒在陳中者皆斬餘士卒有
軍功者奪一級無軍功者戍三歲

三軍大戰若大將死於敵而從吏五百人已上
不能盡死於敵者斬大將左右近行之士凡在
陣中者皆斬其餘士卒有軍功者奪一級一級
者兵法斬一人首進爵一級也無軍功者謫戍

三年

戰亡伍人及伍人戰死不得其屍同伍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

戰若亡伍人及伍人戰死於敵不得其屍同伍者盡奪其功得其屍罪皆赦

軍之利害在國之名實今名在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實家不得其名聚卒為軍有空名而無實外不足以禦敵內不足以守國此軍之所以不給將之所以奪威也

軍之利害在國家之名實如何耳今兵之名在
官而實在家官不得其兵之實家不得其兵之
名聚士卒而為三軍有兵之空名而無兵之實
効外不足以禦敵之強內不足以守國之固此
軍之所以不給足而將之所以奪威也
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吏罰入糧為饒名
為軍實是有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出國內空虛
自竭民歲咼以免奔北之禍乎
臣以謂卒逃歸者同舍伍人及主典之吏罰入

糧為饒名為軍實是以一軍之名而有二實之
出使國內空虛自竭軍民卒歲之計何以得免
奔北之禍乎意惠王時有此法故尉繚子言之
令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之一勝也什伍相連
及戰鬬則卒吏相救是兵之二勝也將能立威卒
能節制號令明信攻守皆得是兵之三勝也
令能以法止逃歸禁亡軍是兵家之一勝也什
伍之人相聯屬及戰鬬則卒與吏皆救援是兵
家之二勝也大將能立軍威士卒能守節制號

令明而且信攻守之術皆得是兵家之三勝也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士卒之半其次殺其十
三其下殺其十一能殺其半者威加海內殺十三
者力加諸侯殺十一者令行士卒
臣聞古之善用兵者能殺吾士卒之半其次殺
其十分之三其下殺其十分之一能殺吾士卒
之半者威加於四海之內殺十分之三者力加
於隣國諸侯殺十分之一者令能行於士卒
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命不如萬人之鬬也萬人之

鬬不如百人之奮也賞如日月信如四時令如斧
鉞制如干將士卒不用命者未之聞也
故曰百萬之衆不用將命不如一萬人之鬬也
一萬人之鬬不如一百人之奮起也賞如日月
之明信如四時之期令如斧鉞之斷制如干將
之利而士卒有不用命者臣未之聞也干將寳
劒名斧鉞鮮見前萬人之鬬下疑欠不用命三
字言萬人之鬬不用命不如百人之奮也

尉繚子直解卷五終









司馬法直解

江蘇古籍出版社

揅經室外集卷五

司馬法直解一卷提要

明劉寅撰寅有三略直解四庫全書已著錄寅作直解共六種見張翰林泉筆記司馬法亦六書中之一也寅自序云是書言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又有闕文誤字儒家多不經意學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爲之直解其言非無所見而又能不妄改古書舊字如仁本篇會之以發禁者九注云發當作法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定爵篇變嫌推疑注云變當作辨辨別人之所嫌也又是謂兩之注云之當作支謂兩相

支持之道用衆篇因其不避註云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卽所謂乘其無備也又註仁本篇正不獲意則權云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尤為切實近理之言矣

司馬法直解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卿之列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此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罰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之法用衆篇專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不愆

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後子伋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卻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遠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簡而

義深中間又有闕文誤字儒家多不經意學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司馬法直解

仁本第一

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因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古之治國治軍者皆以仁為根本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愛莫先於仁民愛物能仁民愛物其於治國治軍也不難矣此古者必以仁為根本也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莫先於因事

之宜而治之故治國治軍者必以義治之謂得其正爾仁義專言之則各有體有用對言之則仁為體而義為用也

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蓋正者萬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

即建中用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未知是否
愚謂中人上下疑有闕文誤字姑為此說以俟知
者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是故殺人以安天下
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太宗執高德
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興義
兵正為誅倿人耳其餘不戮一人自古誅其君而
弔其民皆是殺人以安人者也

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攻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伐商大

賚其民是也

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定是也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

故有仁者人見而親之有義者人見而說之有智者人見而倚恃之有勇者人見而歸向之有信者人見而信服之

內得愛焉所以守也

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尹鐸守

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沉竈產蛙民

無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法令素行

也

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戰陣之道不違農之時不歷民之病所以親愛吾

民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憐其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乘允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因人之凶者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伐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猶曰廣愛蓋隆冬興師必有裂膚墮指者盛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聖王所以慎

之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是也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而歸愷軍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愷爲軍樂也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

春蒐秋獮

春畋曰蒐秋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順秋陰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

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

所以不忘戰也

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
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縱綏春秋左傳註引此為從綏栁子厚文引七十而從心亦作縱心是縱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退為綏謂秦晉皆有俻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

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從奔不息蓋
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
是以明其禮也
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
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惟恐傷我之兵又
矜彼之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
明其禮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
不鮮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道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

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之人若秦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遁趙盾欲薄之於河趙穿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

是以明其仁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夫仁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實之謂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但爭義而不爭利此所以明其義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湯使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者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人既服降又能捨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
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
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知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衆而
教之先王脩為民紀之道此乃自古之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
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説懷海外來服獄弭而

兵寢聖德之至也

古先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者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謂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公卿大夫士也治物者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而辨職國謂諸侯之國職謂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治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號

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腓宮大辟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賓軍嘉古樂有六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民恊于中也
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

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書輯五
瑞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
其下有違失上命紊亂典常反背道德不順天之
時而欲危殆有功之君
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
徧告天下諸侯彰明有罪之人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
川冢社

乃告祭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皇大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五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土曰鎮星是也辰十二次也子曰元枵丑曰星紀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沉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陬訾是也后土者皇地祇也四海東曰滄海南曰溟海西曰瀚海北曰渤海神祇者四海之神祇也或曰凡載在祀典之神

祇也山川者名山大川也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
冢社者大社也
乃造于先王
先王如周之文王曰王造于先王者告之祖廟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
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
然後冢宰徵師旅于諸侯曰某國令為不道之事
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於某國相會天
子乃明正其刑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

也

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無掠取民之六畜馬牛羊犬豕雞也禾黍谷之在野者器械者民家所用之器物也

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校勿與之為仇敵也或曰不校者不與之校也勿敵者勿與之敵也亦通蓋王者之師誅有罪而弔無罪彼既無罪何必與之校又何必與之敵哉

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敵若有傷之者命醫藥調治之而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脩正其國

既誅有罪之人天子與天下諸侯脩正其所征之
國
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上下之職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六
王者徃也言天下之所歸生也霸者長也為天下
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六
事
以土地形諸侯

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之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

以政令平諸侯

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

以禮信親諸侯

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

以謀人維諸侯

以智謀之人維繫天下之諸侯

以兵革服諸侯

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

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會合天下之諸侯

比小事大以和諸侯

比親比也親其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

會之以發禁者九

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

憑弱犯寡則青之

憑陵干犯國之寡弱者則青之謂四面削其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伐之謂聲其罪而致討之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暴虐國内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壇之壇讀為墠

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從者則侵之謂偃旗卧鼓而

侵之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治其罪也

放弒其君則殘之

放弒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犯上之令陵國之政則杜之謂杜塞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也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從

其廟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裁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純者純一而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致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藏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一寬一猛也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法天地之道脩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
士也為士庶之義內必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
君長

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或
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之義
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古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知上下之有

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

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

有德義者不得相踰有材技者不得相掩有勇力

者不得相犯

故方同而意和也

方者向也謂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一本作力同

未知是否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子蹌蹌揖讓進

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

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麾幟金鼓

笳笛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

於國

故德義不相踰

故有德義者不得相踰也

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

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之器上品之器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苟不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屏大樹下得此道矣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

在國中聽斷事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聽訟聽政之聽得其情而斷其是非可否也

軍旅之聽必得其宜

在軍旅中聽斷事務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合宜必有濫賞罰者

故材技不相掩

故有材技者不得相掩也

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

聽從命令為我士者授之以上賞干犯命令為我士者治之以上戮

故勇力不相犯

故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任使之

事極脩則百官給矣

事極脩整則百官給足矣

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

習貫成則民體俗矣

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貫與慣同習貫如自然

是也

教化之至也

凡此皆人君教化之至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為彼所誘若龍且逐韓信為信誘過濰水而敗之不及則難為彼所陷如龐涓從孫臏為臏算至馬陵而殺之此古之為將者所以逐奔不遠而縱綏不及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以禮為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為勝者戰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殺之道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君子所以貴之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命也

有虞氏舜也都虞阪凡有戎事必告戒於國中欲民體上之命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夏后氏禹之後也都安邑以其受舜之讓而為君故稱曰夏后氏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

事而成其思慮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殷者湯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周者武王有天下之號也凡出師征討必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志也

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

之必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必兵器宜雜雜則難制

未用兵之必故兵器不雜也

殷義也始用兵之必矣

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必矣葛伯放而不祀

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

葛伯殺而食之又不以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

粢盛也湯使人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

奪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

義乎

周力也盡用兵之極矣

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極矣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愚按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者而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夏后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殷家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周家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善之君子懼為惡之小人也

三王彰其德一也

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之而衛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刀劍之類是也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兵器太長則難犯人兵器太短則不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

戎車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

戎車則夏后氏名曰鉤車先導之以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殷之車名曰寅車先導之以疾也鉤車寅車未詳

其制

周曰元戎先良也

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

旂夏后氏元首人之埶也

旂曲禮謂蛟龍爲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元首者象人之埶人首黒故也埶當依漢書作勢

殷白天之義也

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瑩潔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

章士卒所戴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

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

殷以虎尚威也

殷之章用虎尚其威猛也

周以龍尚文也

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

師多務威則民詘少威則民不勝

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詘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

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叙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使

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詘

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多務威也多務威則

民心詘而不伸矣

上不尊德而任詐慝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用有勇多力之人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又凌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

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者師行日

三十里是舒則民力足矣

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雖與敵人交兵致刃徒步者不趨走御車者不馳

驅追逐奔走不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絶人馬之力遲速不過

誡命

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絶其人

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誡命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

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

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逼於軍文逼於武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脩己以待人不召

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温和所謂與上大夫言
誾誾如也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所謂舜命九
官濟濟相讓是也脩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召不
至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
而退是也
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車不式城上
不趨危事不齒
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如周亞夫屯軍細栁漢文
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口聞天子詔

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決介冑者不拜在兵車不式不暇為儀也城上不趨走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衆也

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

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子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為惡也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用罰教之至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

苟不伐善必亡等矣

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

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

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

謂上下皆能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悔改其過在下者誠以不善在己必能遠離其罪

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上下皆分惡若此相讓之至也

古者戍兵三年不典覲民之勞也

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役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典王者覲民之勞苦也

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

下以上之役上覩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

得意則愷歌示喜也

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愷歌軍樂也

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偃伯恐有闕文誤字或曰偃伯即偃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周得天下之後恐天子之臺亦曰靈臺

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時觀遊節勞佚此
脩文之事凡勞還師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
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者又曰偃姬字之
誤也偃伯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
勿亟即所以答民之勞也未知孰是

定爵第三

爵者公卿大夫百執事之爵也爵定則上下
有分而不亂以首有定爵二字故以名篇此
篇文義多不可曉

凡戰定爵位著功罪收遊士申教詔

凡欲與敵戰先要定公卿大夫之爵百執事之位則上下大小有分而不亂著明有功有罪者則賞罰無僭濫之失而人知所以勸懲之道收用遊說之士則能盡人之謀申明教誡詔告之法則民知所遵守而不犯

訊厥衆求厥技方慮極物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因心之動

訊厥衆者欲博其識也求厥技者欲廣其能也方

其慮者欲計之深也極其物者盡下之情也變當
作辨辨白人之所嫌者恐其嫌之誤也推明己之
所疑者恐其疑之非也養兵之力者務制其勝也
索人之巧者求盡其才也因人心顧動而動者與
民同志也

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耻約法省罰

凡欲與敵戰務堅固衆心相度地利治其兵不使
之亂知進止之節服從人之正言正諫成字恐誤
耻者所當羞惡也約法者法不煩也省罰者罰不

濫也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

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或曰犯小罪者乃殺之

則有小罪者足有制勝有大罪者亦因而制勝也

未知是否

順天皐財懌衆利地右兵是謂五慮

順天之時皐民之財説衆之心利地之險右兵之

用此謂之五慮

順天奉時

順天者奉天之時也所謂陰陽寒暑以時制之也

阜財因敵

阜財者因糧於敵也所謂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也

懌衆勉若

懌衆者勉而順之也所謂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

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利地守隘險阻

利地者守吾國之狹隘艱險阻絕之地也所謂路

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也

右兵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

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為用也左傳曰天子右之吾亦右之右是助也弓矢殺人於百步之外可以禦敵殳矛長兵也可用以守殳攢竹八觚長一丈二尺矛鈎也長二丈戈戟亦長兵也可以助守者戈平頭戟也長六尺四寸廣二寸戟小枝向上者也長者二丈四尺短者一丈二尺又曰矛謂夷矛酋矛也夷矛長二丈四尺酋矛長二丈

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五兵五當者長以防衛其短短以救護其長即上文右兵之義

迭戰則久皆戰則強

使吾軍更迭而戰則可久使吾兵皆出與戰則力強迭戰者吳為三軍迭出以疲楚是也皆戰者趙盾使三軍皆出與秦戰是也

見物與侔是謂兩之

之或曰當作支傳寫之誤耳言見一物則思與之

倂是謂兩相支持之道未知是否

主固勉若視敵而舉

為主者當固守其衆勉而順之視敵之虛實而舉動主者主客之主也

將心心也衆心心也馬牛車兵佚飽力也

將帥之心固是心也衆人之心亦是心也言上下要同一心耳馬所以戰牛所以載車戰車也兵器仗也佚閑佚也飽充飽也凡此皆欲齊其力也

教惟豫戰惟節

民惟當豫先教之不教而戰是棄民也與敵戰惟
當節量之所謂其節短是也
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拇也
將軍譬如人之身也百人為卒譬如人之四肢也
五人為伍譬如人之指拇也所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是也
凡戰權也鬬勇也陳巧也
凡戰者權變之道也鬬者勇而赴敵也陳者巧而
取勝也

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不欲不能於敵反是

用其人之所欲用者行其人之所能行者廢其不欲用不能行於敵國則反此道謂敵所不欲吾則用之敵所不能吾則行之敵所欲所能吾則廢之

凡戰有天有財有善

凡與敵人戰有天有財有善三者不可闕也

時日不遷龜勝微行是謂有天

時日不遷謂遇當戰之時當戰之日不可遷移務在必戰龜勝者占而得勝兆也微行者微妙於行

事也此所謂有天

衆有有因生美是謂有財

衆人有方可謂之有因而生美此所謂有財語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即此義也

人習陳利極物以豫是謂有善

人習戰陳之利盡物力以備之此所謂有善

人勉及任是謂樂人

人相勉及於任使是謂樂於戰陳之人即交兵接

刃而人樂死之義

大軍以固多力以煩堪物簡治見物應卒是謂行豫

大軍用固其陳多力用煩其陳堪物能簡治見物能應卒此所謂行豫之道

輕車輕徒弓矢固禦是謂大軍

輕車馳車也輕徒步兵也有車有徒又以弓矢堅固禦守此所謂大軍

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密者戰欲密也靜者兵無譁也多內力者士氣內有餘也此所謂固守其陳

因是進退是謂多力

因是固陳之法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此所謂多力

上暇人教是謂煩陳

上閒暇而人教習此所謂煩陳煩陳者頻煩於陳

謂教而又教使之熟也

然有以職是謂堪物

然有職主之人此所謂堪物堪物者堪為職主其

物之人也

因是辨物是謂簡治

因是辨别衆物此所謂簡治簡治者簡選治才也

稱衆因地因敵令陳攻戰守進退止前後序車徒因是謂戰參

稱量兵衆因其地之廣狹而用之因敵人之虛實強弱令陳以待之可攻則攻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可進則進可退則退可止則止前後有序而不亂車徒相因而不絕此所謂戰參參戰參者臨戰參詳而不忽也

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厭懾枝柱詘頓肆崩緩是謂戰

患

不服者下不心服也不信者衆不聽信也不和者

民不和協也怠者不致謹也疑者有所惑也厭者

棄絶之也懾者畏懼也枝柱者言意不相順從也

詘者詰詘而不伸也煩者擾亂也肆者放肆也

者崩墜也緩者縱弛也此所謂戰患戰患者為戰

之害也

驕驕懾懾吟曠虞懼事悔是謂毀折

驕驕者驕而又驕驕之甚也將驕者敗項梁再破

秦軍有驕色是也懾懾者畏而又畏畏之甚也畏
敵者敗符堅登壽春見八公山草木皆為晉兵有
懼色是也吟曠者軍有呻吟喧曠之聲虞懼者人
有憂虞恐懼之色事悔者作事後輒悔此所謂毀
折毀折者敗毀而傷折也

大小堅柔參伍衆寡凡兩是謂戰權
大小者能大能小也堅者剛也剛柔者有剛有柔
也參伍者或參而三之或伍而五之言變化不一
也衆寡者用衆用寡因其敵之強弱虛實地之險

易廣狹也凡事必兩件對待此所謂戰鬬權變之
道也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
凡與人欲戰間其遠而觀其邇間者間使也間遠
如韓信用間使知趙王陳餘不用李左車之計是
也觀邇如見鳥起而知其伏獸駭而知其覆是也
因時者因天之時如黃蓋因東南風急而焚曹操
舟是也因財者因敵之財如劉裕踰大峴山見南
燕禾谷成熟在野而喜是也貴信者賞信罰必也

惡疑者禁祥去疑也

作兵義作事時使人惠

振作兵士之氣當諭以義喻以義則士氣自倍作事當乘其時乘其時則易成使人當用其惠用其惠則人感恩而心服

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

見敵人當以靜待之靜則敵難爲之備見亂則暇以待之如亞夫時軍中夜驚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俄頃而定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坐安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俄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是也見有危難而無忘其衆如張遼在合肥與孫權戰被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是也

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必上果以敏

居國中當惠以信惠能懷衆信能任民在軍中當

廣以武廣能容人武能威敵在兵以上當果以敏果能決戰敏能制勝以謂以兵以相接也

居國和在軍法以上察

居國要和和則上下相安在軍要法法則大小齊一以上要察察者見之明也察則遇敵莫當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以上見信

居國要見和好和好則上下之情不乖在軍要見方向向義則大小之心相順以上要見信實信實則罰當罪而不濫

凡陳行惟疏戰惟密兵惟雜

凡布陳行列惟疏疏則便擊戰鬬惟密密則力齊

兵器惟雜雜則難犯

人教厚靜乃治威利章

人教以敦厚靜專乃底於治威令則利在章顯也

相守義則人勉慮多成則人服

上下相守以義則人人自勉謀慮之事多所成就

則人人自服

時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慮既定心乃強

時人中心悅服其次序皆治中服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物色既章顯衆目乃明著物色者乃旗幟旛麾之類所以威人之目也謀慮既定則衆心乃強威矣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無誑其名無變其旗或進或退無所疑惑慮之定也若見敵而無謀慮則審聽其事而誅責之無誑其名上下疑有闕文

凡事善則長因古則行誓作章人乃強滅厲祥

凡事從於善則長久因依古道則行之誓告衆士

振作人心章章明白則人力乃強又當滅息厲祥之事滅厲祥即孫子所謂禁祥去疑是也

滅厲之道一曰義被之以信臨之以強

滅厲之道一曰制之以義使各得其宜被之以信使皆知所守臨之以強使敵莫能禦前日滅厲祥此止曰滅厲無祥字恐遺之也

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說是謂兼用其人

成王者之基業混一天下之形使人心皆喜恱此所謂兼用其人也

一曰權成其溢奪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

一曰行之以權成其所滿盈者奪其所好愛者我軍自其外攻之間使自其內應之成其溢者驕之也奪其好者孫子所謂先奪其所愛者是也

一曰人二曰正三曰辭四曰巧五曰火六曰水七曰兵是謂七政

初一曰任用賢人次二曰正以率下次三曰脩為辭命次四曰盡其巧技次五曰慎火攻之法次六曰脩水之利次七曰治兵有法此所謂國之七政

也

榮利耻死是謂四守

榮寵渥也利貨財也二者人之所欲耻羞辱也死

刑戮也二者人之所惡榮利所以賞善耻死所以

罰惡此所謂國之四守也

容色積威不過改意凡此道也

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

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凡此皆滅厲

祥之道也

唯仁有親有仁無信反敗厥身

唯仁者有所親所謂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是也若空有仁心而不實之以信反敗其身所謂民無信不立是也

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人人者任人而選其所當任之人也正正者正其所當正者也辭辭者脩辭命以責人言其所當言者也如齊桓責楚以苞茅不入王祭不共而楚人請盟是也火火者火其所當火不可輕用焚滅以

傷人害物也按上文有七政此重言其四而不言巧水兵者未審何義疑脱之也

凡戰之道既作其氣因發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辭因懼而戒因欲而事蹈敵制地以職命之是謂戰法

凡戰之道既振作其士衆之氣因開發其刑賞之政假借之以顔色引導之以言辭因其心懼而戒飭之因其所欲而往使之蹈敵人之境制敵人之地各以職事命之此所謂戰法也

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

凡人智勇貪愚之形必由衆人中求之試之以名行若名與行相稱則謂之君子又必擇其善而行之可也

若行不行身以將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謂之法

若令之行而不能行必身先以將之若令之行而能行因使勿忘於心三令之乃成章也人生而得義之宜謂之法此句上下恐有闕文誤字

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

六曰變七曰專
治亂之道初一曰仁仁者愛之理也次二曰信信者以實之謂也次三曰直直者不偏曲也次四曰一一者誠實而無妄也次五曰義義者事之宜也次六曰變變者權變也次七曰專專者專一也
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無淫服
立法初一曰受受者能容物也次二曰法法者明法令也次三曰立立者執立而不能搖奪也次四

曰疾疾者機事欲疾也次五曰御其服御其服者制其戎戰之服也次六曰等其色等其色者旗幟衣服之色各有等也次七曰百官宜無淫亂之服也

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

凡軍旅之中使法令出在己謂之專一上與下皆懼法方可謂之法也

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日成行微曰道

軍中無小聽則戰無小利言聽之大而戰之利亦

大也謀慮日有所成而行之以微妙此謂之道

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

凡戰若正不可行則專其事下不服則申之以法令人不相信則示以誠實一者誠也或曰一其號令也號令一則人相信也

若怠則動之若疑則變之若人不信上則行其不復自古之政也

衆若怠惰則動作之而使之不怠衆若疑懼則變更之而使之不疑若人不信在上之人則令行不

可反復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是也凡此皆自古

之政也

嚴位第四

嚴位者嚴整其位也以首有位欲嚴三字故

以嚴位名篇篇內亦多闕文誤字

凡戰之道□□□欲□力欲窕□□□□□□□

凡戰陳之道□□之位欲嚴整嚴□□□□□亂

軍旅之政欲嚴□嚴□則下□□□□□之力欲

輕窕輕窕則力銳士卒之□□□□□則氣盛

上下之心欲專一專一則心□

凡戰之道等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

凡戰陳之道等道義之人等者任之有等級也立卒伍之長定行列之位正縱橫之方察名與實相稱與否也

立進俯坐進跪畏則察危則坐

立而進者當俯其身坐而進者當跪其足有畏則察其陳而待之見危則坐而俟之坐蹲坐也蹲坐則易奮起也

□者視之則不畏邇勿視則不散

此二句疑有誤字不敢強解

□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使在下之人分左分右孫子教女兵分左右隊是也又使在下之人皆被甲而坐若春秋左氏傳裹糧坐甲是也誓戒既畢使徐徐而行

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齊馬是也

位逮徒甲籌以輕重振馬譟徒甲畏亦密之

凡卒伍之位逮徒步者皆甲然後籌以輕重之權

振起騎兵使步之甲者皆譟呼之陳而待之

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寛誓之

跪而坐坐而伏膝行則寛以誓之寛謂不狹迫此節亦有闕文誤字

起譟鼓而進則以鐸止之

譟呼而起鼓之而進欲往則以鐸止之

御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

枚如着啣於口有劃結項中以止語也謂夜欲襲敵則啣枚而誓糗乾糧也若食糗糧則令小坐膝

行而推之此句上下亦有闕文

執戮禁顧譟以先之

執戮敵人禁勿迴顧當譟呼以先之

若畏太甚則勿戮殺示以顏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職

所執之人若畏懼太甚則勿戮殺示之以顏色寛之也告之以所生之道活之也循省其所守之職任之也

凡三軍人戒分曰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方其疑惑

可師可服

凡行三軍一人之戒不過分曰一人之禁不過一息不可以分食此句上下亦有闕文敵方疑惑之時則可用師而服之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

凡戰之道以力持久以氣制勝力者佚飽是也氣者朝氣銳一鼓作氣是也兵以固則能久以危則能勝固者下文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是

也危者上文譟鼓而進孫子所謂其勢險其節短是也能守人之本心則固能振作兵之新氣則勝士衆以甲冑為固軍旅以兵刃制勝

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凡車以密則固密者陳不欲疎也徒以能坐則固坐小坐也小坐則有勃然騰躍之勢如鳥之將擊必斂其翅獸之將搏必伏其身故徒以能坐為固也甲以重為固重者堅重也兵以輕制勝輕者便利也

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視之

人有制勝之心惟視敵之虛實如何敵虛然後勝可為也人有畏懼之心惟視其畏之如何若畏將甚於敵者勝畏敵甚於將者敗勝心與畏心兩心交定則兩利若一矣勝心畏心凡兩為之主惟以權變視之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敗以重行輕則戰故戰相為輕重

輕重二字不止於一謂凡與人戰以輕兵行輕地則危殆而不安入人之地不深者為輕地輕地則無止輕兵行輕地所以危也以重兵行重地則無功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為重地重地則掠重兵行重地所以無功也以輕兵行重地則致敗如龐涓棄其步兵率輕銳倍日併行深入重地敗於馬陵是也以重兵行輕地則務戰如司馬宣王伐遼東公孫文懿阻水相拒宣王領兵直趨襄平文懿出兵邀之宣王三戰三捷是也故戰道須要相

為輕重可也

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

舍止要謹兵甲謹兵甲防敵人之襲也軍行要慎行列慎行列慮敵之遇也與人戰要謹進止謹進止恐敵之乘也兵甲不謹被敵襲之則無所禦行列不慎卒遇敵人必至於亂進止不謹敵來乘我必至於敗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

服膚輕服美重

凡與人戰能敬其事則心慊慊快足也能以身率下則衆心服在上者令煩則人輕在上者令暇則人重奏鼓欲其輕也奏奔奏也輕疾速也鼓輕則人趨戰舒鼓欲其重也舒緩攻也重遲重也鼓重則進止易膚淺也服色淺薄則人輕服色鮮美則人重

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

凡馬車堅壯甲兵犀利輕兵乃可以行重地也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勝

上指主將而言也同阿比也專擅也生期必於生全而不致死也死期必於致死而不愛生也將有阿比之私必不公故不得衆人之心將自專擅必不受諫故在下之人多得罪而死將期必至於生全則不能果敢於戰故多疑惑之心將期必於死是勇而無謀者故不能勝敵孫子曰必死可殺必生可□即此義也

凡人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

凡在下之人感惠愛之深則致死激而怒之則致

死畏之以威則致死勸之以義則致死誘之以利則致死此所謂死愛死怒死威死義死利也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之道以教令約束之則人輕於死輕於死是不愛其死也以道義約束之則人死於正死於正謂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衆死行列是也

凡戰若勝若否若天若人

若順也凡與人戰順吾士卒有制勝之氣則鬬順吾士卒未有制勝之氣則守又當順天時順人事

則戰無不勝矣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

皆息未詳或曰猶瞬息也未知是否凡欲與人戰三軍誓戒之命無過三日之中一卒警示之言無過半日之內一人禁止之令無過瞬息之間

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執畧守微本末唯權戰也

凡大善者用本以制勝本即下文執畧守微也其次者用末以制勝末謂斬將搴旗也執執持也畧謀

也執之以深謀守之以微妙此即所謂本也或用

本或用末唯以權變此戰道也

凡勝三軍一人勝

大凡勝三軍之衆者在一人之能制勝耳若張遼

守合肥與吾戰唐太宗征遼東薛仁貴與盖蘇文

戰皆一人制勝而後能勝三軍也

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

齊

凡鼓所以進三軍也而其中各有所主焉有鼓之

而開以旌旗以進兵者有鼓之使車前驅者有鼓之使騎前衝者有鼓之使步兵前行者有鼓之使整治兵器者有鼓之使左顧左右顧右前顧前後顧後者有鼓之使坐作進退者此所謂鼓首鼓足七鼓若兼齊則大小畢戰三軍皆進矣

凡戰既固勿重重進勿盡凡盡危

凡與人戰行陳車馬甲胄既固勿用持重若用重兵進戰勿得盡行凡重兵盡行則危殆而不安矣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

難非知之難行之難

凡與人戰非陳列行陣之難使人可陣為難又非使可陣為難使人可用為難言得人而用之則可陣矣猶孫子擇人而任勢之説然人又非知之為難能行之為難也

人方有性性州異教成俗俗州異道化俗

凡人每方各有所禀之性此性字兼指氣質而言也以氣質而論性則九州之人各不同但以教變化之則成美俗民之風俗九州又各異但以道變

化之則可使之同也此一節蓋言化民成俗之義
凡衆寡若勝若否兵不告利甲不告堅車不告固馬
不告良衆不自多未獲道
凡兵衆寡既勝與否兵必不告其利甲冑不告其
堅車乘不告其固馬匹不告其良告者言之於上
亦誇伐之義衆士不自誇其功反是則不得其為
臣之道矣此句上下疑有闕文此一節即前篇上
貴不伐之士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之意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

取過在己復戰則誓己居前無復先術勝否勿反是謂正則

凡戰若勝則與衆人分善分善謂與人分功也若將復與人戰則重立賞罰若使人戰脫其不勝取過在己復戰則誓戒之使居前列無復先任以智術或勝或否勿反此道此謂正人之法則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鬬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

凡民以仁愛救其危難以義激之使戰以知斷決

其是非以勇率之使鬬以信專一其心以利勸其
勤惰以功較其所勝

故心中仁行中義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

故上之心中乎仁而行中乎義也堪別物之是非
者智也堪任大事者勇也堪與衆持久者信也

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争賢以為人說其心効
其力

相讓以和則人心自洽予猶許也不循不順於理
謂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已則下口人皆

争相賢以有為而人乃説其心効其力矣
凡戰擊其微静避其強静擊其倦勞避其閒窕擊其大懼避其小懼自古之政也
凡與人戰擊其兵微弱而静者避其兵強盛而静者擊其兵之遠來而勞倦者避其兵之閒習輕窕者擊其敵人之大懼者大懼是畏我者也避其敵人之小懼者小懼是自謹者也孔子所謂臨事而懼是也此謂自古之政也

用衆第五

用衆者用衆以戰也以首有用衆二字故以
名篇
凡戰之道用寡固用衆治寡利煩衆利正
凡戰陳之道若用寡宜堅固其陳若用衆宜整治
其陳兵寡宜頻變化出奇以制勝兵衆宜踐壘隨
敵利以正合而制勝是正亦勝奇亦勝也
用衆進止用寡進退
用衆要知進知止所謂五伐六伐乃止齊焉用寡
要知進知退所謂進不可當退不可追是也

衆以合寡則遠褁而闕之

我衆以合敵人之寡者則遠圍而闕其一面所謂圍師必闕是也

若分而迭擊寡以待衆若衆疑之則自用之

若分兵而更迭擊之是寡以待衆也若衆有所疑懼則自用權以制勝

擅利則釋旗迎而反之

若專欲爭利則釋旗迎而反擊之此疑有闕文誤字

敵若衆則相衆而受褁
敵人若衆則相視彼衆如何而受其圍如張遼突
入吳衆而受圍是也
敵若寡若畏則避之開之
敵人若寡少若謹畏則且避之開之以伺其便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
凡與人戰背風之逆背山之高左高右險者右背
山陵前左水澤也沛澤也圯道路傾壞之地歷者
過之而不止也環龜地形之似環龜者宜舍止之

也

凡戰設而觀其作視敵而舉待則循而勿鼓待衆之作攻則屯而伺之

凡與人戰行陣既設觀其動作如何又當視敵虛實而舉敵若待我我則順其意而勿鼓進其兵待敵之動作如何若來攻我我則屯兵伺之如趙奢厚集其陣以待秦兵是也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

凡與人戰或用衆或用寡以觀其變動如何一進一退以觀其固備如何以危迫之勢臨之而觀其懼之如何靜以待之而觀其怠心如何設計動之而觀其疑惑如何以兵潛襲之而觀其治亂如何

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

敵人心志疑惑則擊之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致其力之屈襲敵之規也

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懾

避當作備因其不備即所謂乘其無備也阻其所

謀奪其所慮即所謂上兵伐謀也乘其敵之畏懾即所謂擊其大懼也

凡從奔勿息敵人或止於路則慮之

凡從敵之奔敗勿得止息敵人或止息於路則慮之恐有伏也

凡近敵都必有進路退必有反慮

凡近敵之都邑吾必要有前進之路若無進路則無所往也退亦要有還反之慮無反慮恐為敵所薄也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
懾

凡與人戰若先敵而動則致疲弊而為敵所乘後
敵而動則畏懼而為敵所欺若休息之則怠心必
生若不休息之其力亦致疲弊休息若久有畏慎
之心

書親絕是謂絕顧之慮

凡初入敵人之境疆場之限所過關梁津要使吾
踵軍在後告畢書絕所以禁人內顧之情而止其

遂衆之心也故曰書親絶是謂絶顧之慮也

選良次兵是謂益人之強

簡擇良材以次其兵是謂益吾衆人之強春秋傳所謂分良以擊其左右是也

棄任節食是謂開人之意自古之政也

任負任之物也棄任即孫子所謂士無餘則之意節食者約其軍之食也如春秋左傳所謂寒井夷竈項羽沉船破甑持三日糧之意使吾軍士棄其所負任之物約持其糧食示以必死是謂開啓衆

人之意使專心一志奮勇而戰已上三者皆自古

行軍之政也

司馬法直解卷終